

雌

蝶

影

李涵秋先生著

上海國學書室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1 4502B

## 雌蝶影重印緣起

雌蝶影著作者原署非涵秋名然人莫不知爲涵秋所著余於廣陵潮序中說明之矣茲承平等閣主人以版權見畀用特重印改署涵秋名以存其真也。

書中有渴飲咖啡語讀者以不合歐洲習俗嗤之不知是書係著而非譯且著於十七年前彼時敘述歐美之事者往往有此笑柄是固不足詬病也。

至於設想之奇布局之巧則讀者有目共賞毋俟贅陳。

中華民國十二年二月五日須彌志。

# 雌蝶影

## 第一章

江都李涵秋著

看決鬥！看決鬥！如潮如湧直向巴黎市外縱五十里橫六十五里之瑪利堡而來。時正西三月十號之夕，薄雲綴天，明星熒熒疏密不一，半輪涼月凝然。不動懸於太空之中。瑪利堡萬頭攢動，人聲鼎沸。廣場之地，方圓約有十里，場外攔著長繩，欄外觀者如堵。場內設危亭三座。決鬥的人各據其一，中居所睹之人與物及證人與警吏，暎世界上財色二字最易鼓舞。人一生的怒血，諸君但看今天晚上決鬥場中之陳列品當知吾言不謬。車聲辚辚，從東南方面直向此場而來。衆人吆喝相與讓道。香車既歇，先下侍婢兩名，撤去車上簾幕。有一美人自車中出，年約十六七歲，香裾迎風，長衣欲舞。亭中紳士出迎，美人入亭中，見案上設有盟押，旁有兩座桐木小几，每几上有十六件金石鑽寶石繫。

1616629

着五彩絨繩壓着二十萬法郎鈔票。美人笑向諸紳士及警吏道。今夕之事。諸君都允許了。衆皆點首。美人又道。妾意總宜平和。爲是這樣危險的事。甚是可怕。況且妾自今日已決意。兩不偏向。便是他兩造勝負。旣分妾嫁人的事。尙待斟酌。這又何苦。將性命嘗試。然事已如此。妾亦無法。但願上帝呵護他們。不至有傷性命。這就是妾所默禱的了。衆人都道。不錯。不錯。我等也默冀他們於性命無礙。他兩人也曾允許。無論誰得了勝彩。姑娘仍回咪園演戲。目下並不要娶姑娘。但姑娘千金之軀。此後必須歸勝的人。範圍之內。勝的人即將這所贏的二十萬法郎。爲買姑娘的身價。這事姑娘想早知道。美人點一點頭。遂走至亭前沿石之下。轉着那嚙嚙鶯聲問道。勞揩君來。麼早見左首亭子裏跳出一個四十多歲的人。眉粗眼細。八字黃鬚。迎着美人。執手爲禮。說難得蝶嫣姑娘降臨。今日我勞揩便爲姑娘死在基培楠手館之下。也是甘心的。蝶嫣此時一面握着勞揩的手。一面早看見場中立着一個老偵探。鬚髮花白。奮拳握掌大呼道。勞揩君時候已近子初。須速決個勝負。蝶嫣姑娘萬歲。我基培楠此時也。

不暇與姑娘執手一俟我將勞揩君送入天國再向姑娘陪罪罷。勞揩也只得捨了蝶嫣奔向場中與基培楠對立此時場裏場外各睜睜的替他兩人懸心內中尤有勞揩的妹子紅櫻以及基培楠女兒穠麗芬懸心更切勞揩和基培楠見面後各揚一揚手彷彿兩陣對圓也不打話伸手便在衣底下取出十三響鋒利無比的小洋鎗扭足機捩對面射來濃烟起處只見滿地上滾滾塵土兩個人便左閃右閃周圍跑了一個大圈把這十三響開完彼此又待裝藥和風習習輕埃不驚那場外電燈鐵青的光映著他兩人顏色只見勞揩面紅聲喘提着那洋鎗便有些驚慌神態基培楠老當益壯志氣寡謐欵欵的又將鎗藥裝滿此時鐘點已十一句三分祇有一分功夫若無勝負便當遵約停門內中便有各紳士意欲爲兩人解和便借此作個收拾科料紅櫻同穠麗芬也恨不得上前攔阻偏生那個蝶嫣姑娘知道衆人的意思深恐決散此局遂趁他們未開言時早開口叫道勞揩君基培楠君鐘點祇欠一分兩君急宜趁此機會卜一雌雄妾在這裏急盼好音了果然那女子的聲浪最易激射入男子耳。

鼓。兩人經此一激。早又連珠的擊刺起來。從那鎗聲隆隆之中。猛然聽見勞揩的聲音。喊了一聲。基培楠君且住。基培楠遂挺立不動。說勞揩更有何說。勞揩一手提鎗。一手指著基培楠。低低說道。基培楠君今日之門。必然爭個你死我活。料想不得善。自收場。但是我死在你鎗下。我自然瞑目。若是你死在我鎗下。便算代偵探。報仇。你須知道。櫟谷厲魄。至今仍然記着。你奪命致命的仇。呢。大凡一個人生平做過一件虧心的事。那腦筋中永遠是消滅不去。平時沒人提着。到也昏昏沈沈。無所覺察。猛的被人提着。天理上便有些過不去。無論你當着如何得意的時候。總似晨鐘。陡警心裏。便突突的跳。况基培楠此時正是生死關頭。猛被勞揩捉著。當年罪孽。自然不由的心蕩魂悸。勞揩是個聰明絕頂的律師。況且。谷櫟此事。亦有勞揩辯護著。基培楠始致櫟谷於死。今日爲爭著一女伶蝶嫣。棄絕舊交。互相吞併。勞揩便用此計來挫基培楠銳氣。基培楠果然聽了。勞揩這話。早把適才雄鷹之氣。消歸烏有。鋼牙一挫。頓時矮足槍機。對准勞揩胸口擊去。勞揩早知他要鋌而走險。說完話時。已閃在基培楠身。

後猛不防舉起右腿直望基培楠脇下蹬去。只聽得鏗鏟一聲廣場之中早倒下一個四圍瞧的人。一個喝采齊齊大呼道基培楠……基培楠是時表上長針正指到子正勞揩仰天發了一聲長嘯。面色平定。始從那場中緩步回來。此時周圍石綆已撤。大家便一哄而上齊擠在中間一座亭子面前。紅櫻見自家哥哥得勝。早携著蝶嫣的手。含笑相迎。勞揩從驚懼之中忽然得此意外之喜。那面上光彩。自然不待敘述。便有各見証人將基培楠二十萬法郎鈔票並十六件金鑽寶石送在蝶嫣身邊。只苦了基培楠的女兒穠麗芬。含着眼淚去收拾父親的尸骸。論起他與勞揩的仇恨。真是不共戴天。然而這是法律上的賭賽。又有父親自立的盟押說著。雖死無悔。芳心中縱十分委屈。亦只好茹苦含辛。守弱質。母親早故。所有基培楠從偵探上積來的薄薄家私。今已同勞揩賭賽罄盡。他本幾次勸諫他父親不可作此舉動。無如他父親戀色貪財。遂博得這一場結果。致使盈盈嬌女將來不知作何安頓。我正恐基培楠的靈魂也應。

在那裏痛心切骨。世說鬼而無知。假使有知。基培楠與櫟谷會晤。應亦嘆其有子。必謂吾苟有子。如是者當亦不敢讓。勞揩偷世間。且說勞揩知蝶嫣此身已經屬我。遂上前誠誠懇懇的同蝶嫣親了額。兩人遂並駕了方纔蝶嫣乘來的馬車。風馳電掣向咪園而來。紅櫻亦自坐了馬車回去。警吏及衆紳士亦陸續各散。便是瞧看熱鬧的人如山吸雲如水歸壑。一霎時仍還他一個清清淨淨的瑪利堡。與中天半輪涼月兩相映射。

## 第二章

鼴更寂靜。夜氣澄清。蝶嫣馬車已去。瑪利堡有六七英里。垂簾低語。口芬觸人。蝶嫣便笑問勞揩。說決鬪之初。我見你頗形狼狽。何以甜戰未終。我又見你同基培楠停槍打話。遂使基培楠頓形萎敗。致你反敗爲功。勞揩此時笑而不答。半晌乃言道。蝶嫣姑娘。你有所不知。那基培楠一生偵探到也梗直無私。惟時值暮年。他却爲顧惜自己的聲名。曾害了一人性命。此人名字叫做櫟谷。也是大偵探家。別人探不出的案。他有絕大手段。能探得出來。後來爲著巴黎一件。

奇案。櫟谷探著不合，先告訴了基培。基培楠便施辣手，用綠氣藥毒死櫟谷。後來，櫟谷妻子也曾携着他八歲孩兒玉約向公庭伸訴。勞揩說到此處，以下就不言語了。車聲忽停，知已至咪園門首。園中花陰窣地，除蝶嫣勞揩同着兩個侍婢以外，則蝶嫣室中遙遙燈影而已。蝶嫣攜著勞揩走入臥室，推窗眺望，但見涼宵如水，宿鳥不驚。感着勞揩適才的話，覺得人世恩仇都無了局。那香腮上也不禁掛着一痕珠淚下來。勞揩深爲詫異，遂欵欵用言撫慰蝶嫣，說我原不該說這些動魄驚心的話，妨着姑娘的愉快。今宵已晚，我也須回去料理他事，明晚我再來瞧你唱戲罷。却好蝶嫣室中，桌上古銅瓶一座，內中插著兩枝極大的茶花，勞揩順手拔了一枝，笑向蝶嫣道：姑娘可將這枝花賜了我。罷。我爲姑娘今日煞費苦心，幾乎把命拋掉。這枝茶花便權當姑娘與我定情之物。他日春風未老人面如新。我與姑娘一重美滿姻緣，但祝如此花圓艷只就感謝。上帝不盡了。蝶嫣也不禁望著勞揩，嫣然一笑。勞揩次日清晨忽然命僕人備好馬車，不攜僕從自家挽轡，馳了有兩個時辰，直向一座荒烟蔓艸僻

靜地方而來。但見此處青林密合，彌望無際。勞揩東張西望，早見有土牆四圍，蒼苔翠蘚，剝剝駁駁，土牆之內便是一座故塋。勞揩跳下車，在懷裏掏出昨夜在蝶嫣室中乞來的一枝茶花，忽忽的進了土牆，想是要來供花掃墓兀的奇怪。那坟塋前早已有個少年，在那裏灑淚而拜，嚇得勞揩便止了脚步，離着一箭多遠，藏在一株樹旁，偷眼窺伺。只見那少年珠衣玉貌，儼然貴紳家公子氣度。及至那少年轉身出來，分明眉目如畫，又是個絕世的美男。只見他出了土牆，土牆左側扶過一輛腳踏車，忽忽的跨上去，由左邊一條支路飛馳而去。便是勞揩的馬車，他也不會看見。勞揩偷覲了這番戲劇，心裏深爲納罕，自言自語說：才見的不是別人，定然是塋中人的後裔。但不料這孩子如此富厚，如何知然？又何以同我一樣用心？竟然不約而同於今日來掃墓呢？此時四顧無人，巴黎市中竟不會遇見，繼而又一轉念道：或者是他的當年甚麼小友也未可知。

勞揩急急的步至坟塋前，正待將手裏茶花插在墓上，誰知那墓上早已有一枝鮮紅茶花，盈盈欲笑，分明與自己所持的一般無二。法人性質精細，密勞

措。爲。律。制。尤。其。遇。事。留。心。勞。揩。走。至。墓。側。且。不。理。會。別。的。早。把。那。少。年。插。的一。  
枝。茶。花。拔。入。手。中。凝。神。按。着。那。花。瓣。仔。細。一。數。恰。恰。是。連。大。連。小。共。得。二。十。三。  
瓣。再。將。那。花。蒂。子。反。過。來。分。明。有。個。指。印。彎。彎。的。如。缺。月。一。痕。不。禁。失。聲。大。叫。  
說。我。勞。揩。何。其。糊。塗。竟。被。那。蝶。嫣。欺。負。了。不。料。他。這。小。小。年。紀。居。然。玩。我。於。  
股。掌。之。上。使。我。爲。他。所。用。我。此。時。尙。在。夢。中。日。日。爲。情。顛。倒。那。蝶。嫣。早。已。在。暗。  
中。竊。笑。了。勞。揩。憤。憤。的。便。將。兩。枝。茶。花。扭。作。一。團。摔。在。草。地。更。不。拜。墓。跳。上。馬。  
車。加。了。一。鞭。仍。望。原。路。馳。回。抹。過。一。個。山。嘴。那。樹。林。更。密。中。間。一。條。馬。路。半。天。  
裏。被。濃。陰。糾。結。彷。彿。遮。了。一。頂。綠。幕。一。般。寒。氣。森。森。不。由。的。有。些。胆。怯。他。只。管。  
低。着。頭。向。前。飛。越。忽。然。聽。見。手。槍。一。聲。一。丸。鐵。彈。早。由。馬。車。玻。璃。窗。子。後。面。直。  
射。過。來。勞。揩。說。聲。不。好。把。脚。提。得。一。提。彈。子。已。從。脚。底。擦。過。皮。靴。下。面。便。熔。了。  
一。條。火。痕。自。已。急。掏。出。手。槍。跳。下。馬。車。向。樹。林。裏。定。睛。細。看。果。見。前。面。有。個。女。  
娃。影。子。一。閃。一。閃。的。漸。漸。不。知。去。向。勞。揩。只。覺。得。心。頭。突。突。跳。個。不。住。默。念。幸。  
是。自。己。坐。在。車。沿。上。那。刺。客。遠。遠。的。只。疑。惑。我。在。車。裏。故。將。玻。璃。打。碎。他。那。

裏知道今日替馬夫執轡的就是我律師勞揩。心慌意亂。也不及再行探視。一路便馳向咪園。咪園門口的人見勞揩獨自坐在車沿。並無僕人執轡。互相議論。勞揩跳下了車。命人將此車送入自己家中。自己便繞着咪園路逕直向蝶嫣室內行來。

### 第三章

蝶嫣曉妝新罷。一見勞揩。便盈盈含笑迎接上來。勞揩且不暇與蝶嫣寒暄。早偷向昨日插茶花的瓶裏一看。已巍巍的新換了一枝雪白棠梨。心中已瞧着九分便嬾嬾的朝一張藤椅上一睡。蝶嫣也猜不出他是何緣故。便逗着勞揩說道。今日怎的出門早。可不辛苦麼。你稍歇一歇。我停會子同你去游公家花園。包管你家紅櫻還在那裏等我呢。勞揩冷笑道。蝶嫣。我須有句話問你。請你恕我唐突。蝶嫣道。君試說來。勞揩道。世界上的女子。還是以愛金錢爲主義。還是以愛丰姿爲主義。假使二者不可得兼。便該實踐他一件主意。萬一爲着金錢。不捨得撇開此人。又爲着丰姿。更捨不得撇開那人。揆度那女子的心究竟。

拿一種真心待誰。蝶嫣姑娘。你是聰明的。你代我剖解剖解。蝶嫣聽了。知道勞  
揩的話。必有深意。但一時摸不着頭腦。只得含糊答道。這個妾如何得知。但勞  
揩君。你今日將這些話問妾。必有疑妾的地方。妾此時已算是君的人了。有事。  
而不能實告君。何外妾如此說到此處。粉臉低垂。早露出無限嬌瞋勞揩一腔。  
忿火漸爲蝶嫣鎔化。殆盡。遂婉婉的向蝶嫣道。我也沒有別的緣故。不過我昨  
夜由你處回去。輾轉不寐。自念我今日殺了基培楠。在我原不過一時好勝之  
心。原與當日死的櫟谷。沒甚怨恨。但我能將基培楠致死。其功效仍是爲提着  
櫟谷。才能轉敗爲勝。安知冥冥之中。櫟谷不佑護著我。使我替他復仇呢。我遂  
不待天明。便瞞着家人。獨跨上馬車。並且揣了昨夜在你室中携去的一枝茶。  
花悄悄向櫟谷墓上而來。蝶嫣道。這也見你冥冥之中不負良友的意思。況且。  
據你說。此番得勝全仗你說出櫟谷的名字。縱使櫟谷未必護佑。你在這荒塚。  
上供一枝花也。見你一番情意呢。蝶嫣口中雖是說着。却見他臉上紅雲朵朵。  
直暈到眉梢。俗語說得好。事不關心。關心者亂勞揩。當時默察蝶嫣神態。心中。

越發了然。便又接着說道：姑娘且聽我說來。誰知我才到櫛谷墓上。早已有人先我在那裏了。蝶嫣強自支持戰戰的說道：奇呀！這又是誰呢？勞揩笑道：蝶嫣扯着別人勞揩故意長嘆道：蝶嫣蝶嫣！像你這般顏色，原該覓一個風流子弟，享那福。但你此時究竟會許我與基培楠決鬥，盟約在先，又會收我十萬法郎身價。便使你意有他屬，須知勞揩一日不死，一日斷不能讓你交結。他人我千恨萬恨，恨不得爲你所用，更恨你竟甘心又爲他人所用。蝶嫣聽到此處心地始豁然明白，仍勉強狡賴說：勞揩君難道你意中以爲今日所遇的人便該是我蝶嫣認識的不成？況且你說的這櫛谷我也不曉得他的生平，史你去拜他的墓，難道不許別人去拜他的墓？勞揩道：拜墓儘管拜墓，那插在墓上的茶花，須不能由蝶嫣室中平空飛去。蝶嫣見他說到茶花，再向自家瓶中一望，不由暗暗失笑。心想我竟不曾思量到此，遂仍侃侃的說道：只更奇了！茶花遍處皆是難道？只有我室中兩枝，我知你今日看見我瓶裏忽然換着。

棠梨故疑惑我。他有所贈以致攬翻你這情海殊不知我今日因爲早起命侍婢等折了棠梨自己便將那茶花拈到翠橋西畔一瓣一瓣的摘下來喂著游魚。你如不信此時那碧綠波中恐怕還有殘英未淨呢。勞揩聽了他這一篇滔滔辯論不由的直跳起來說蝶嫣你疑惑我冤枉你麼須知我實有經驗斷不會憑空捏造。三日前你插此花時便下樓去做戲我適因躊躇決鬥的事情遂不曾隨着你去獨坐無聊便將那兩枝茶花大小瓣子細細數着大些的共得二十五瓣小些的共得二十三瓣數畢之後還深深的在那蒂子上掐了一片指痕便是今日那拜墓的少年携着的了。你僅同他交好我原無阻止你的權力你不該到了這時還要隱瞞着我。蝶嫣經勞揩一番雷轟電掣的話不由的面紅耳赤便嬾嬾的將一個指頭蘸着那茶杯裏的餘瀝在桌上畫了無數連環也不承認也不辯白勞揩知他年幼害羞亦不忍窮加詰責便自語道當年櫓谷妻子攜着他孩兒玉約向公庭伸訴我當時雖昧心替基培楠辯護事過之後我到出着一莊絕妙主意欲將基培楠女兒穠麗芬嫁給櫓谷孩兒玉約。

或可消除一重冤業。基培楠亦極願意。後來查他母子下落。忽然杳無蹤跡。至今忽忽十年。他孩兒竟已這般長大。想是知道我爲他父親報怨。所以偷自去掃墓插花。蝶嫣姑娘你果然認得此人。你何妨爲我介紹介紹呢。蝶嫣低着頭。仍是一言不發。勞揩又道。我此時雖有功於穧谷之兒。又不免結仇於基培楠之女。今早路間一丸槍彈。其人已可想而知。說着便將皮靴脫下。蝶嫣看見一道烙痕。也自爲他吃嚇。不免叮囑了許多防備的話。由是那女張良便日思狙擊。勞揩勞揩便也處處設備。輕易不肯出門。便是遇着甚麼游覽。除得自家妹子紅櫻及意中人蝶嫣。他偶見了別的女子。便躲閃不迭。因此勞揩於裙釵隊中。避若蛇蝎。到反遇着少年男子。他必刻刻留心。總疑惑是蝶嫣情人。蝶嫣也不致辯。惟每遇着纏頭拮据。便來索勞揩買笑之金。勞揩一生心血所易的金錢。大半入蝶嫣囊橐。而蝶嫣登臺歌舞。銅琶鐵板。殘月曉風。又實足使勞揩色授魂與。

## 第四章

且說勞揩的妹子紅櫻。今年已二十六歲。姿色雖算不得上等人物。然那一種風騷態度。頗能使世界上的男子。甘心爲他情死。論他心中卻沒有一定可以結婚的人。浪蝶游蜂。粘花惹草。便也無所不爲。有一日正同他哥哥勞揩。坐在咪園廂房裏聽戲。却好逢着蝶嫣上場。流盼送歌。音響清麗。紅櫻一抬頭。忽看見對面東廂裏坐着一位客人。顛頭播腦。如痴如醉的。隨着那蝶嫣歌喉抑揚。高下擊節。相應。紅櫻看在眼裏。不禁好笑起來。遂悄悄的徑自繞過這邊樓梯。走到那個客人身後。用纖掌向他額後猛擊一下。說道。訥雪夫魂隨了蝶嫣去。麼。那個人猛不防被紅櫻一擊。急掉轉頭。見是紅櫻。不覺笑逐顏開。說姑娘請坐。姑娘是同誰來看戲的。怎麼我不會瞧見姑娘。紅櫻便挨着訥雪夫坐下。說還有甚麼人肯攜帶我看戲呢。我是同我哥哥來的。訥雪夫道。姑娘不棄。便請在這邊少坐。說着。那訥雪夫兩隻色眼。到又釘着蝶嫣身上去了。紅櫻甚爲好氣。自己沒精打采的。把訥雪夫吸贍的雪茄烟灰。望訥雪夫頸項高領裏。輕輕放下。那訥雪夫都不省得好。一會功夫。訥雪夫覺得肌膚上有些癢。一伸手摸

着煙灰。驚得站起身來。誰知一站起身。那煙灰都沿着衣裳滾入裏面去了。訥雪夫口裏嚷着說紅櫻姑娘。你怎麼如此惡作劇。紅櫻正含着一口加非不由得笑噴出來。訥雪夫只好解開衣服。把那些烟灰抖去。不料在身邊抖出一個紙包來。紅櫻眼快。便伸手奪過來。望鼻邊送。意思是要聞一聞。看是甚麼物件。嚇得訥雪夫急說。聞不得。話未說完。早見紅櫻平空連椅子直倒下去。他兩人在一個廂房裏。外人並不會留心。只有勞揩先前看見妹子。走到醫生訥雪夫那邊去。只也是常事。並未理會。此時忽然見妹子作如此怪狀。不由吃驚。也就忽忽大踏步趕到這邊來。走入廂中。却見他妹子紅櫻仍然好端端的。同訥雪夫嘻笑。問訥雪夫究竟那個紙包裏藏的甚麼怪藥。勞揩不便追問。周旋了兩句。自己仍然到他廂房裏。一霎時蝶嫣戲已唱完。座中聽戲的大半走散。只緣蝶嫣是咪園一個頭等脚色。他一唱完其餘別人演的戲便沒甚人肯看。勞揩亦正要招呼紅櫻同乘馬車歸去。訥雪夫堅執不允。定要約紅櫻到大餐館裏晚膳。巴黎城中有一著名的餐館。曰朝飛館。訥雪夫借着紅櫻出了咪園。便雇

了一乘馬車。握手坐着。命車夫送至朝飛館。金迷紙醉。十分熱鬧。依紅樓便要上第三層樓。訥雪夫道。今日並不是要同姑娘豪飲。我們須擇一個僻靜座頭。有密語同姑娘商酌。兩人遂攜着手。揀了一間廂房。聽見裏面沒有聲息。揭開帘子一望。平列着兩張餐桌。一張桌子無人。誰知張一張桌上却坐了一個少年。用手支着腮頰。似乎有甚麼心事似的。依紅樓便要起趨著進去。他的意思也便和那浮蕩男子看見了甚麼美好女郎。便恨不得親一親芳澤。雖明知看了也與己無益。然而究竟飽一飽眼福。訥雪夫瞧了一瞧。深嫌人礙他耳目。更携了紅樓向別處去覓座頭。偏生那餐館生意熱鬧。只有更比此處人多的。遂只得又走轉來。仍向那少年坐的旁邊一張桌上對面坐下。掌館送了一道酒菜。紅樓飲了幾杯白蘭地。斜向著眼。笑向訥雪夫道。你今日要同我商議的事。我已猜著了。你不要發糊塗。你是甚麼樣人。也作這種妄想。訥雪夫望他搖搖頭。似乎說旁邊人不要說這話的意思。紅樓不省得又說道。我問你。你可是要請我約着蝶嫣來會你一會嗎。訥雪夫羞得臉上通紅。說你說的是甚麼話。我

是個甚人。我還有餘錢來交結蝶嫣。紅櫻道：你既不是爲蝶嫣爲甚事說有話同我商議？你又爲甚事見着蝶嫣不住的顛頭擺腦呢？你既沒有話說，我便不理你了。說着端起酒來，又吃了好幾杯。杏眼惺忪，漸漸有幾分醉意，愈粧出那嬌媚樣子。全神都貫注在間壁桌上的少年。先前那少年也無心來理會他們，耳中似乎觸着蝶嫣兩字，也就不住去拿眼打量着紅櫻。這邊桌上將近酒殘，訥雪夫甚爲焦急，偏生那少年已用過膳，猶不肯行。訥雪夫沒法，時已夜半，只得會了鈔，同紅櫻出了餐館的門。紅櫻另雇了馬車，同訥雪夫分路。訥雪夫扯住紅櫻，低低說了許多言語。那紅櫻深以爲難。訥雪夫又諄諄囑咐，才各分道而回。紅櫻自從在朝飛館慕見那少年之後，便有些眠思夢想，自念巴黎城市，那翩翩裙屐也算是車載斗量，總不若那個少年，艷絕一世。然而我也算是日日在外邊游蕩，何以輕易也不見此人？即便是甚麼閥閱家的公子，也沒有終日藏着在家裏的道理。我紅櫻能同這人訂個交情，也不枉天賦其這般麗質。於是發了個癡想，鎮日的在那酒樓餐館，鬧市花園戲場書場，凡遇着熟認的，

地方無不留心窺探。論紅櫻這樣的用情，也就算得極頂了。無如天下事相需愈殷，相遇愈疎。紅櫻想那個少年，忽忽的已有兩三個月。那訥雪夫又時常來催着他替他辦事。那紅櫻心想：我的希望尚不能達，誰有心腸來替你管這些閒事？事有湊巧，紅櫻有一天正沒精打采，思量去訪蝶嫣。剛剛走到咪園門首，遙遙的望見一個人影，穿了一身淡雅衣服，也不乘車，獨自迎面而來。那神情態度便宛然是朝飛館裏的少年。心裏一喜，搶着幾步上前。早聽見那人笑喚道：紅櫻姐，你怎麼不去我那裏逛逛？紅櫻再一細認，原來正是蝶嫣。兀的暗暗好笑，便答應說：蝶嫣姑娘今日不會唱戲麼？如何此刻還有工夫出來？蝶嫣道：今日我請了一天假，不唱戲。紅櫻此時猛觸起一件心事，說難得姑娘今日請假，妾陪你去游玩遊玩。今晚華爾福伯爵家開跳舞會，我們何妨去覓個對兒呢？蝶嫣道：這到不消了。妾今晚尙要去會一個人，改日再陪你罷。說着便忽然的要望前走，似乎防着紅櫻要追問他的人。一般紅櫻心下啜啜道：這妮子原來還有密約。當時也不便向他追問，心裏轉了一個主意，思量等我暗暗去。

跟着他究竟看他落在甚麼地方。我哥哥糊塗他還以爲蝶嫣怎樣同他交好。我恐怕那二十萬法郎要白白的送給蝶嫣添粧了。

## 第五章

於是遙遙離着蝶嫣背影。遮花拂柳的一直跟下去。只見他轉灣抹角飛快的向前面走越走越不是大路。冷街僻巷繞過好幾處。天色看看又黑下來。偏生此地行人稀少。紅櫻自覺忘情說不好了。我只管隨着他來。他便是有個下落。我又不能去驚覺他。我又認不得此處的路。又沒處去雇馬車。我如何回去呢。偶一沉吟間不提防再抬起頭來。早已不見蝶嫣蹤迹。紅櫻此時中心忐忑不定。路逕又生天色又黑。星光黯淡急待折回舊路。誰知先前是直跟蹤蝶嫣而來。並未留心道路幾個轉折。早已不知從那條路走回去了。急得香汗淋漓。倉皇躡躅。信着脚步。又抹了兩個彎。有一條街。只見幾家宅舍。都是烏光漆黑的。只遙遙的有一處矮屋。裏面透出些燈光來。紅櫻便顧不得許多。逕前用手敲門。裏面便有個人答應問是誰。紅櫻便說是迷路的。想借問一聲。果然有一個

人左手執着燈。右手將門啓開。燈光之下。早露出一個丰姿絕代的少年。紅櫻這一喜。真喜到萬分。那知這少年不是別人。正是他日日爲他眠思夢想曾在朝飛館裏遇見的人。那少年見是紅櫻。亦甚爲詫異。引導他到了自己室內。便問他道。姐姐雖認不得我。我却認得姐姐。姐姐今日爲甚地走到這個僻靜地方來。紅櫻心想這少年如何會知道我是紅櫻。可見他心裏未嘗不思慕着我。便親親熱熱的遞過一隻皓腕給少年。握着說我今晚因爲戲追一個人。這個人忽然不見了。我一時迷失路途。急欲覓一個人替我引導。引導不料無意間乃得晤郎君。何姓何名。因何僻居於此。家中尚有何人。少年欵款答道。原來紅櫻姐無意忽造敝居。真是輝生蓬草。小生名晴答。姓享福利。幼習法律。厭棄塵俗。却好先人遺下敝廬。遂在此潛修閉戶。小生係一人獨居。以貧窶故。未雇傭僕。姐姐觀我自己開門便可知道了。紅櫻聽此語。遂即坐下。晴答又在廚內取出些糕餅啤酒來敬紅櫻。紅櫻也不謙遜。便老實吃了。晴答問紅櫻道。姐姐是追着誰來的。這個人爲何如此鬼鬼祟祟。累着姐姐。紅櫻道。說來此人。你也該

知道便是咪園唱戲的蝶嫣。他說要找一個人。我疑他定有密約。須知這般如花似玉的少女也極該配着一個絕好郎君。妾並不是一定要去窺探他蹤跡。不滿同他聊作戲耍。不料因爲他反使我遇着郎君。說着便將那兩眼向着蜻答微笑。蜻答聽見蝶嫣兩字也似很爲留心。不由的凝了凝神。又勉強笑道。姐姐亦可謂善於戲謔的了。明日會見蝶嫣。還怕他不告訴姐姐麼。紅櫻正色道。這却不可。女人家的密約。一經別人指破。亦很有妨碍。況且我還關顧着我哥哥。尤不要使他們別生嫌隙。說着又長嘆道。我哥哥亦太不正經。爲着一個女伶。便與人拚生拚死。自以爲今日占了勝彩。自然得那美人憐愛。究竟那女伶氣習總不免送舊迎新。說着便有些感愴。蜻答已悟其旨。便接着說道。紅櫻姐姐。如是小生極契慕的。以後還要累着紅櫻姐。代爲達意。如可。常常領教。到是難得的機會。紅櫻道。這又何難。我家也有一座小小園亭。平時極可游玩。郎君如不見棄。便時常去晤。妾是最歡迎的。二人談得十分契合。此時天氣尚熱。紅櫻時時袒着單縠。斜靠着臥榻。睡眼朦朧似有倦意。蜻答道。姐姐天已。

黑了這裏。又無車馬不能送姐姐回去。不如就在小生床上略歇一歇罷。等天一明我送姐姐到熱鬧街市。姐姐便可雇着馬車回去了。紅櫻聞言也不謙讓。一歪身便睡在蜻答床上。覺得狠有女子香澤暗念他沒有婦人如何這般溫膩翻來覆去一時睡不成覺過了一刻紅櫻波倦已極剛合上眼朦朧睡去。一覺醒來窗眼已微微透進亮光。覺得有人用手搖着他說姐姐快醒可回去罷。恐怕姐姐家中正在那裏盼望哩。紅櫻見是蜻答不覺失驚說郎君難道昨夜不曾睡覺麼。這是從那裏說起我竟高據了你的臥榻你不能安歇。蜻答笑道姐姐說那裏話我夜間便在椅子上假寐的。此時姐姐可趁天色未明我親送姐姐至熱鬧地方好讓姐姐回去不然停會就擋下來恐怕鄰里知道究竟。我們孤男寡女那飛短流長到也可畏。紅櫻無奈只得下床盥洗又膩膩的向蜻答道你何妨同我一齊到我那裏去今晚我陪你到咪園看戲。蜻答笑道小生今日尚有點事情羈絆改日再來奉訪姐姐姐姐的居處我是知道的說着便把紅櫻引出了門。將門反鎖好了兩人携着手緩緩而行。是時旭日東升朝

霧遍布街上依然人跡稀少紅櫻本想留心認明這街道以便下次逕來尋訪  
蜻答不料蜻答早已窺測其意似乎深怕紅櫻知道他的居址便携着紅櫻三  
回五轉繞過多少街巷一時間便又把紅櫻迷住及至到得熱鬧街市蜻答便  
代他招呼過一乘馬車命紅櫻坐上去自己便道聲珍重回頭如飛的走了。

## 第六章

紅櫻經此一番奇遇心裏又驚又喜回家也不會告訴勞揩獨自默默沈吟自  
念那蜻答如此韶秀何以不來巴黎城市做一番事業反獨自深居簡出大有  
厭絕塵囂的意思便是我猜他另有情人然有論那情人的心誰不想在這花  
天酒地之中占個風月難道也同他一般枯寂過了幾日那紅櫻不見蜻答來  
訪心裏按捺不住便仍順着那晚跟蝶嫣走的路一直行去誰知越走越錯好  
似那支那故事彷彿劉阮重到天臺便是遇着蝶嫣也不能問他說我會跟尋  
你的蹤迹那侵人自由的權限也非文明世界所宜出所以那紅櫻也就沒處  
尋蜻答蹤迹了這一邊紅櫻爲着蜻答害了一個無味的相思那一邊納雪夫

又爲着蝶嫣鑿了一個不情的契慕。原來那納雪夫本是個下等社會的人。以醫病爲名。自家所售的都是僞藥。幾次看蝶嫣的戲。看得他神迷心醉。然而那些囊橐本不足以浪擲。纏頭。況那蝶嫣所往來的人。都是些豪華的貴介。揮霍的富商。彼此相形益發。覺得自慚形穢。因是由想成癡。因癡成妄。便背地裏買囑紅櫻。想紅櫻以約蝶嫣游戲爲名。請他介紹。設法來擺佈他。那一日在朝飛館。叮嚀囑託的便是這件事情。秋高氣肅。西人例有賽馬之舉。貴族紳縉。以及美女婦人。莫不裝束嚴整。揚鞭笑語。場內廣袤數英里。燈彩銜接。一望不絕。紅旗亂揮。人波欲動。是日勞揩早已偕着妹子紅櫻來至場外。知今日蝶嫣必預佳會。勞揩對紅櫻道。不知蝶嫣在第幾次紅櫻跳下車入場探聽來告勞揩。謂蝶嫣在第五次。勞揩乃買定入場券。偕妹子坐着。佇等他意中人來奪錦標頭。一次爲亞刺比亞雜種競馬。競馬的例。從午前九時起至正午第五次告終。酉後九時起至正酉第五次告終。勞揩一直等到星月滿天。電燈放彩。才見他美人蝶嫣入場。勞揩忙上來招呼。此時巴黎人人皆佇看絕世美人蝶嫣出發。却

好逢着第五次賽馬。蝶嫣頭結雲鬟，腰纏錦絹，風姿綽約，微含羞態，真個輕逸，飄捷飄飄若仙。觀者早已拍手喝采，而紅櫻一眼瞧見那訥雪夫亦擠在人羣中伸頸，望足的翹盼，看見紅櫻便擠直過來，同紅櫻握手，又附耳密密說了許多私語。隨後便在袖子裏掏出一件東西，交給紅櫻。紅櫻點點頭。此時早見蝶嫣入場裏，借着五匹馬風馳電掣的競走，觀者數萬揚聲拍手。那蝶嫣所乘之馬忽然速力大增，踢躍咆哮而前，超意大利名馬，超亞刺比亞悍馬，超波兒奪產之馬，舉鞭一揚，山川皆決。瞬息間，蝶嫣所乘白馬一超一躍，遂登彼岸。蝶嫣既先登彼岸，即有場中人前來代爲取轡，慰勞再三，賞讚之聲如潮如沸。那勞揩飛帽振帛，舉手相慶。蝶嫣既得光舉金牌，乃廻馬至棧上，與勞揩兄妹相見。嫣然含笑，尙無倦容。勞揩見蝶嫣如此豪俊，心意益暢。紅櫻笑道：「天下竟有花玉美人，而猛勇豪邁如蝶嫣者，妹子今夕不揣定然要請在餐館裏一醉。」我哥哥與姑娘賀喜。蝶嫣笑道：「幸不顛蹶，貽紅櫻姐羞。」既紅櫻姐高興，妾敢不奉陪？勞揩亦大喜。遂大家跨入馬車，隆隆的向朝飛館馳來。蝶嫣平素本

不肯常同紅櫻游聚。因爲鄙其游蕩。今夕以賽馬得彩。心裏十分高興。又見他殷勤迎合頗覺適意。遂同進了餐館。三人參互着坐下。紅櫻無意間向着蝶嫣道。記得有一天傍晚。我見姑娘穿着淡粧。獨自去訪誰的。蝶嫣猛不妨被他問着這句話。又見勞揩在座。不禁露出倉皇之色。支吾答道。我本有個想熟女子。家况寒素住的街道。又甚冷僻。每遇着我去訪他。我也不肯帶着侍婢。恐怕他們下人眼淺輕薄了人家。他又怕市人嘲笑。輕易不肯出來。所以姐姐不曾見過。勞揩聽他們兩人言語。心中很爲不悅。便向蝶嫣道。甚麼女子。大約便是楓谷的兒子罷。我幾次託你介紹介紹。我思量會他一會。你定然要把他藏着。只是安着甚麼心呢。蝶嫣聽勞揩的話。刺觸他的心。不由的嬌瞋起來。說勞揩君。你畢竟總疑着那枝茶花。我何嘗認得甚麼楓谷的兒子。你也太不體諒人了。那個蜻答便是他的情人。不然那蜻答的情形如何合着蝶嫣的語。一般無二。他防着我哥哥。所以說他是個女子。照這樣看來。這段姻緣我倒覺得同蝶

嫣有些爭競不過。然而那一夜我何以又不曾在蜻答處見着蝶嫣呢？又一轉念說是了。是了。蜻答來開門時自然防着有人必預先將蝶嫣藏好。況且我一夜熟寐安見得蜻答不同蝶嫣住在隔房？怪道天未破曉，蜻答便催着我出門。出門之後我要同他一齊到我家來。他又不肯。此事顯而易見。我如何竟猜不出來？想到此處，那心裏早隱着殺機。更不待訥雪夫千萬叮囑他與蝶嫣業已勢不兩立了。却故意裝着歡悅用話打斷他們的言語。殷勤勸蝶嫣飲酒。蝶嫣經勞揩一番盤詰心裏早十分不快。到此便涓滴不飲。紅櫻暗暗着急。便忙斟了一杯酒過來。定要強蝶嫣飲一口。蝶嫣勉強不過只得一飲而盡。誰知飲過之後，蝶嫣便一欹身子伏在桌上。勞揩見紅櫻不知將甚麼東西放在酒杯裏，便把蝶嫣醉倒。心裏大驚，正待站起來詰問。說時遲那時快，紅櫻早又用指頭在勞揩面上一彈。勞揩便昏然而倒。此時這廂房裏祇有他們三人。紅櫻急急出門招呼車夫等出來。告訴他們說勞揩及蝶嫣醉了。便命車夫將勞揩扶入馬車送至家內。自家便抱着蝶嫣上車。命車夫加上一鞭。送我們到陰。

## 第七章

雌

蝶

影

29

訥雪夫今晚早知蝶嫣必來預先將自己妻子催入寢室安歇自己燒了一枝明蠟手裏捧着一卷書倚榻而待忽聞門鈴一響早走出來向紅櫻打個照面開發車子去後兩人緩緩的將蝶嫣扶入內室只見他星眸微閉加着吃了幾杯洒兩頰緋紅訥雪夫喜極走上前先親親熱熱的向蝶嫣接了吻口裏只感謝紅櫻不置紅櫻一斜身坐在椅上笑道可不把我累死了看他輕盈弱質抱在懷裏竟壓得人脛股俱痛但有一層我今日受你的密囑爲你出了一番死力萬一他醒來知道是我欺負了他須與我不得甘休且使我哥哥知道這一場氣可萬不能免依我看來他亦未必有心向你不如用着你那妙藥把他迷了帶回別的國裏去居住一出了境也不由得他不順從你不知你意下如何我此時須索早些回去看我哥哥我哥哥被我用藥迷着須回去救醒了他時候久了恐怕他生疑說着便忽要走訥雪夫此時形神只顧放在蝶嫣身上

紅櫻的話也不甚聽得。清楚見紅櫻要走到反遂意遂忙忙送出紅櫻。仍然掩上大門一徑轉身來卸蝶嫣衣服當夜之事我且擋着慢表且說第二天巴黎市上陡然出了一件新聞先是警察吏宣告昨夜路間忽遺一具無名女屍祇着一身衫褲面上血迹模糊似用利刃削去五官辨不出是何人物於是互相傳述紛紛哄動一市的人於是巡警長調齊了各隊以及偵探等前去查驗勞揩昨日歸家之後不省人事經紅櫻用藥救轉便問紅櫻我怎生到家那蝶嫣是誰送他到咪園的紅櫻道蝶嫣多飲了兩杯酒十分沈醉你後來也似醉了我命車夫將你送至家中我便親送蝶嫣回去勞揩經紅櫻支吾了幾句昨夜之事便有些模模糊糊兄妹正在閒話稱讚那蝶嫣賽馬如何英武紅櫻心中記掛着訥雪夫昨夜不知將蝶嫣如何擺佈正思量去訪他問一問早見家人送進一張報來勞揩接過一望便見報上載着一事。

弗得其街第五十二號門牌忽橫一女尸面目被匪人用刀削去以滅形迹至此門內所住何人所殺者爲誰氏之女容再探明續錄。

勞揩一見不由心中暗暗歡喜。紅櫻一見不由心中暗暗驚慌。他兩人各有一番用。心。便。各。有。一。番。神。態。好。在。兩。下。都。不。能。說。出。口。來。只。得。互。相。議。論。猜。疑。紅櫻勉強等用了午餐。自家便步行出門。私念那訥雪夫竟公然做出此事來論此事到頗悵我意。然而我國偵探甚是利害。萬一再查究。昨日由朝飛館送蝶媽到他家的車夫這事我可不大穩。便此時且不管別的。我須徑去先會訥雪夫。命他籌一良策。不要弄得大家都投羅網。那就不妙了。紅櫻一直向陰拉街而來。走到訥雪夫家門首。只見大門緊緊閉着。扯了幾次門鈴。並無一人答應。紅櫻一想。這事却有些不妙。又繞到訥雪夫圍牆外。面向百葉窓裏遙觀。亦覺消息沈沈。不見人影。知道訥雪夫業已畏罪潛逃。此時紅櫻也就不由的慄慄危懼。無精打彩。又踱回自己家裏來。真是滿腹狐疑。無從解釋。才進大門。早見勞揩睡在椅上。手裏仍執着一張報紙。見紅櫻進來說道。女戶的事我已知道了。適才報上又明明註着是他。你不信前來瞧。一瞧紅櫻聽了此言。面目霎時變色。又深怕勞揩疑惑。勉強按定心神。從勞揩手中慢慢的將報紙接過來。偏

生心裏越急。那眼光越不明白。看了一會也尋不出那處載着女尸的事。還是勞揩站起來。指着字念給他聽道。

續訪得弗得其街第五十二號確是前偵探基培楠住宅。基培楠死後祇遺一女名禮麗芬。今雖不能辨死尸爲誰。然驗其年歲。確與禮麗芬無異。

紅櫻讀到此。心始寧帖。不禁提着神。問道。那報館裏安見得他就是禮麗芬呢。勞揩笑道。你不相信。你再看底下記的話便明白了。紅櫻遂又垂頭再望下看。當時警察入室探視。見室中晚餐器具。猶陳列在案。而禮麗芬則於昨夜杳無蹤跡。是尸首爲禮麗芬無疑。至由何致殺。尙待續探。

勞揩道。核我自與基培楠賭門之後。雖然獲了勝彩。次日便被他女兒禮麗芬擊了一鎗。我以後遂刻刻提防。至今我見着那靴底烙痕。猶覺目憚心眩。所以無論見着甚麼女子。總恐怕是禮麗芬弄得個草木皆兵。我先存心本要將他致死。誰知今日竟有人代我辦過。我此後就可以高枕無憂了。說着撫住那八字黃鬚。微微而笑似寫不盡他心中愉快之意。紅櫻心想報紙上雖如此說。然

而還只怕不是穠麗芬。如若是穠麗芬那訥雪夫因何又合家逃遁呢。訥雪夫既然逃遁則此事必與蝶嫣有些關係。如今且不管他難得外人並不疑惑到蝶嫣我且先到蝶嫣那裏打探打探消息。誰知勞揩也同他心思一樣。卻不是爲探蝶嫣消息。意欲將他這一件得意的事情告訴蝶嫣使他代爲歡喜。便問紅櫻可肯一齊向咪園去瞧戲。紅櫻有甚麼不願意呢。於是兄妹二人跨上馬車直向咪園馳去。一進戲園早見廳柱上已掛着蝶嫣今夜准演的戲。紅櫻此時不由大驚心想難道蝶嫣未死已經到了咪園。勞揩便攜着他的手要到蝶嫣內室去。紅櫻如何肯去。一定要在外廂裏等。勞揩不知其意便一逕走入廂房來。不多一會果然見那蝶嫣益盈上場嬌睡未酣倦容猶露看着勞揩。兄妹嫣然流盼。紅櫻此時才知蝶嫣果未曾死。但不知訥雪夫又爲甚與穠麗芬爲仇。一夜之間竟忽然出此變劇。坐了一會不等蝶嫣戲完。他便一溜烟出去。深恐蝶嫣下來問着他昨夜之事。無從回答。自此紅櫻反避着蝶嫣。其實蝶嫣雖明知紅櫻有意害他。因自己並未吃虧。且模糊實在記不清是誰人。

之室便是昨夜遇的那個死尸。細想起來亦實可怕。如今巴黎城市正沸沸揚揚的鬧着此事。我此時如若將昨夜之事提起難保不牽涉到身上來。但自此以後我須處處防着紅櫻便了勞揩見蝶嫣唱戲之後便隨着他入了內室。便問他看見今日報紙不曾蝶嫣道今日我聽見遍城說昨夜鬧出甚麼女人死屍至報紙却未曾見着勞揩便將報紙上載的穠麗芬說出來。蝶嫣聽了亦甚嘆息隨又說道照報紙上所載的話怕此人還不定是穠麗芬。勞揩驚道你何以見得便不是穠麗芬呢。蝶嫣道那報紙上不是說這女尸在穠麗芬家門首麼。但穠麗芬久經不住在他自家屋裏了。況且人要殺穠麗芬何以不在他屋裏殺他殺在於他家門首只是怕沒人知道他殺人不是在我看來或是別處殺了女人將尸移在他門首的亦未可知。勞揩聽蝶嫣一番言語深爲有理。不覺又焦煩起來。猛然問道你如何知道穠麗芬不住在他自家屋裏呢。況且報上明明載着穠麗芬是晚尙在內室。晚餐器具都依然陳列案頭。這既不是穠麗芬這個人又何以連夜便不見了呢。蝶嫣見他說得鄭重只願要同他辨駁。

遂忘却顧忌不禁冲口而出說你要問這知道穠麗芬的人這個人我却曉得他說到這一句忽然住口覺得這話大有干礙不禁腮上泛出些紅暈來正要掩飾勞揩見他這種情形越發疑惑你既認得這人這人究竟是誰呢蝶嫣道料想還有誰不過是個女友而已勞揩心裏明知蝶嫣的心事十分不快然因爲嫣蝶說那女尸怕不是穠麗芬不禁把他萬種愁思又提上心來默默不語

## 第八章

天下事旁觀者清那蝶嫣揆情度理不過因爲死尸不在穠麗芬的室中故確知道不是穠麗芬所以疑惑那女尸另外有一重疑案然而那警察官吏只知道女尸既在穠麗芬門首而穠麗芬又適於是夜不知去向若非穠麗芬被人殺了便是穠麗芬自己殺了別人所以畏罪潛逃不然何以死的死逃的逃都適在這一夜之內呢然而穠麗芬殺人這件事尚在疑似之間穠麗芬被殺總覺得近理所以入人心目中都趨重這一邊那著名偵探遂尋根究底追想穠麗芬平素有甚仇人因廻憶那決鬥的事情厯歷在目諸君你想有個不疑惑

到勞揩的。麼勞揩辭了蝶嫣。慷慨不樂。自己也不乘馬車。一直出了咪園。便望家中緩步而來。走了不上一里。暗中早走過二三名警役。一把扯住勞揩。說勞揩。我們警察長有事奉問。請你同我們一路至裁判所去。一去呢。勞揩聽見此話。大吃一驚。然因心中坦白。到也不甚畏懼。遂慨然至裁判所來。警長卜突便問着他道。勞揩。你今年可曾與一個人賭過決鬥麼。這人是叫甚名字。勞揩道。賭門是有。這人名字叫做基培楠。卜突又問道。基培楠家中還有何人。勞揩道。只聞得他有個女兒。穠麗芬。卜突道。你可看見今日報紙上載的事。麼。勞揩道。曾看見的。卜突道。這穠麗芬定然記着。你殺他父親的仇了。你殺了他父親以後。他可會思量報仇。不曾勞揩聽見此話。默默的揣度了一回。想他們。如知道穠麗芬用槍擊我的事。警長必且疑惑我。怕他報仇。將他致死。不如不提此事。到免得另生枝節。遂慨然答道。他不會思量報仇。卜突聽了。嗤然一笑。道。勞揩君。你也不用狡賴了。我知道你時時防着穠麗芬害你。你遂處心積慮。打算斬草除根。今日竟被你做了出來。你以為將他面目削去便可無人認識。你

可知道證佐確鑿。狡辨也是無益的。說着早從身邊掏出一隻皮靴來。擲在勞揩面前。說你將這件事瞞着究竟何意。勞揩一望便是他先前被槍子烙過底的一隻皮靴。暗暗吃驚。又辨道這件事是我在路間不知被誰人施的毒手。以忽忽不知其人姓名。亦不能指定便是穠麗芬。長官何所見。遂指定此靴便是穠麗芬所爲呢。卜突道你當日被擊之後。明明說是穠麗芬。而且你聽見穠麗芬之死。你便自喜。此後可以高枕無憂。此案便不是你親自所爲。你必然也曾指使人替你做的。任你怎生狡辨。穠麗芬之死必須在你身上着落。遂命左右將勞揩攏在監。勞揩不服。對卜突道無故拘囚無罪的人。於法律上實大有違背。長官今日禁了我。以後卻不甚好解釋我。天下斷沒有捕風捉影。憑着自己一人私見。便可妄入人罪的道理。卜突笑道。勞揩律師。我知道你深諳法律。但我所科你之罪。確有個見證的人。你如不服。可在此稍候。我着人去覓此見證人來。那卜突說完了。便果然着兩名警役去喚那見證人。勞揩此時盤坐。警署默默自揣。不知是誰竟施此毒手來陷害我。不多一刻。那兩名警役將見

證人喚至。勞揩抬頭一看。那嬪嬪婷婷走上堂來的不是別人。就是他妹子紅櫻。勞揩此時之驚真較適才被警役捕捉猶加百倍。不由兀的立起身來問紅櫻道。難道不成你竟來證成我殺人罪麼？紅櫻笑道。殺人的事我也不能指定。必是你所爲。但適才警長向我家查察。我不能不將我所知的事告訴他。你殺人與否。你心中自然明白。勞揩甚怒。說你這賤婢。我與你有何仇隙。你生生的陷我在法網內。說到此。遂伸手將那烙過底的皮靴。直向紅櫻摔過來。紅櫻急忙閃過。也就不由得勃然大怒。遂在懷裏掏出一張白紙。向平地上摔去。說你既然無情於我。我也不能代你隱諱。你看這紙上是誰寫的言語。卜突眼快。怕勞揩得了此紙。毀滅形迹。忙忙的跳下來。奪在手中。按着那紙上所寫的話看去。不由撲嗤大笑。說勞揩君。此便是你殺人憑據。你再也不須狡辯了。勞揩此時不由的面目改色。齒牙相擊。如死囚到了決場一般。卜突乃對着衆人朗朗念道。

瓊麗芬一日不死。勞揩一日不生。我當手刃之。我當乞查納手刃之。

原來這查納是誰。查納在巴黎是個著名的俠士。出沒無常。人等聞不能窺其蹤跡。一年前他在巴黎。巴黎有一術士愛某甲之婦。遂用魔術使其婦自執利刃刺某甲之腹而死。當時偵探察出是此婦所爲。捕至抵法。然婦當時殺夫。實出迷惘。此時亦不能自辨。將就刑前一天。查納乃割術士之頭歸案。由是開脫此婦之罪。通巴黎人無不感頤。查納至今誓於神者。往往引查納爲辭。謂誰不直當使其遇查納。查納之爲人價值於此可知。卜突已得了實據。向紅櫻欣然道謝。也不容勞揩再行辯白。遂將他拘禁入監。候判定何等罪名。再行發落。

## 第九章

紅櫻本與勞揩是異母兄妹。父母早亡。所遺財產現在爲勞揩承受。紅櫻雖可取用。終不得任情揮霍。骨肉之間。由此不無牴牾。紅櫻尤其痛心。是勞揩賭鬥贏的二十萬法郎。並不曾入己。白白的送給蝶嫣。因此上也。同勞揩爭鬧過幾次。今日雖不是有心坑害勞揩。然而覺得弗得其街。這個女尸亦甚是兀突難保。不定是蝶麗芬難得。勞揩有這許多疑竇。不如把他送入警署。倘得審判出。

他實是殺了縵麗芬一經論抵一分絕好家產自然歸我紅櫻即使他真是無辜等開釋出來我這數日之間也便得逞其所欲紅櫻欣然回去將勞揩平時所安置的器物另行陳設一番次日清晨便雇了極華麗的馬車備了數十張銀幣先在各衣莊裏製了許多精美衣裙重又回來收拾好了先去逛了一輪公家花園此時巴黎的人都曉得勞揩是殺了縵麗芬業已拘禁在監獄又見着紅櫻如此舉動大家背地裏都竊竊私議便有當日同紅櫻交結的一班浮蕪少年都來先意承志博紅櫻的歡悅思量同紅櫻一結了婚姻便可不勞而獲他一分財產紅櫻也明知其意却故粧着高潔不肯輕易俯就他們其實他此心不死時時刻刻仍繫念着蜻答雖前日蝶嫣的話似有可疑然却是我的懸揣并不會親見蜻答真同蝶嫣結不解之緣此時無人拘束便一心一意的訪那情人一日華爾福公爵家又開跳舞會紅櫻要炫耀他一身新製的衣服預先到了公爵家裏公爵便絮絮問他勞揩的訟事何如紅櫻道若論我哥哥的事果然是請的查納所爲只要警察署裏再能將查納捕獲或者他的罪可

望減輕。否則怕於性命上總有妨礙呢。公爵又冷笑道：我聽見令兄的事發作，皆是你姑娘贊成這也要算是大義滅親爲人所不能爲的了。紅櫻嘆道：公爵，妾又何嘗肯忍心去擺佈他。只緣事體重大。我一個女子將來也怕耽知情不報的罪名。千想萬想十分不得已才出此下策。若能代他隱蔽，妾也早已代他隱蔽了。說着又在身邊掏出一幅手帕來拭淚。公爵也不暇同他多談，又過去忙着招呼別客。一霎時燈紅酒綠，貴紳命婦陸續齊到。一對一對的跳舞。紅櫻也便在他當日所歡的裏面擇了一個年紀輕的廝，並着正在十分熱鬧，猛見衆人一聲喝采，各各凝神注目。脫巾歡迎，高呼道：好一對玉人！此時場裏場外的人無論認識與不認識，大家都向外望起來。紅櫻尤較別人留神。那公爵的跳舞廳廳前便是一條長長甬道，兩旁都是碧樹，隔幾十步立一張電燈。只見那甬道上早走進一男一女，體態輕盈，丰姿綽約，正是天生瓊樹，皎皎臨風。你携着我的手，我携着你的手，並肩而來。左邊便是蝶嫣，右邊便是蜻答。却說蝶嫣自聞得勞揩入監之後，論他同勞揩的交情，便當星夜馳往看視，雖不能竭。

力援救亦當稍盡我心誰知那蝶嫣忽然的仰天大笑似乎極遂了他的心願。一般勞揩也會命人遞信給他他接過來扯得粉碎自此足跡也不去看勞揩。一看論他的心大約也同紅櫻一樣巴不得勞揩早償了穠麗芬的命他便快樂無窮讀書至此諸君必恍然大悟明白蝶嫣與某培楠勞揩必有不解之仇。所以那決鬪場中蝶嫣使他們兩虎相爭先損其一今日勞揩又看看待斃真覺天道多情竟爲他們一羣兒女出這死力至於那個仇人不問而知便是當年樵谷我著書的雖竭力設此迷陣而明眼人早經窺破笑得哈哈的了雖然文章未經揭曉終究不能預定其全局即如此書中蜻答我知諸君必猜是那插茶花的少年那插茶花的少年定不是別人便是紅櫻所遇見的蜻答諸君如若照此想去我沒有別的徵號相贈便贈以紅櫻第二須知紅櫻前在朝飛館請蝶嫣晚宴疑猜蝶嫣認得蜻答全是他無影無形的揣測我能代蝶嫣發誓在這一日之前他並未曾夢見過蜻答然則他今日又何以公然偕着蜻答來赴跳舞會呢然而那蝶嫣不曾由香口說出來作者也不能代他武斷只好。

仍煩諸君猜一猜。罷然而蝶媯者在勞措未經入監之先。他也斷斷不敢公然同着蜻答親熱。此時他的身子便已算得自由。又感激蜻答拯救之恩。兩人年紀相仿。性情浹洽。便訂了個忘形之交。今夕亦因華爾福公爵開跳舞會。遂同乘馬車而來。公爵廳上諸客不過。覺得他二人美豔。互相讚賞。那知紅櫻一眼瞧見這一把無名孽火。幾乎不把跳舞廳燒將起來。乃知他意中人。蜻答竟不出其所料。便爲蝶媯佔據去了。恨不得走上来扯住蜻答。問他個鬼鬼祟祟藏在那裏。俯首一思。終礙着蝶媯。恐爲所笑。自己反背過臉去。千迴腸斷。萬種心酸。早不覺盈盈欲涕。樂聲又作。大家又重新跳舞。嘈囂之中。蝶媯尙未曾留心。蜻答眼快。早已看見一位美人。背燈而坐。跳舞一停。他便撇了蝶媯。含笑走過來。要握紅櫻的手。紅櫻把臉一沈。含着眼淚。擰脫蜻答的手。便從廳後一座屏風裏走進去。裏面有個小門。通着公爵家花園。蜻答不捨。也便隨着他進來。花陰露垂。蒼苔欲滑。走了有一箭多路。轉入一座太湖石畔。便將脚步停住。轉身過來。緊緊的一把握住蜻答的手。怨道。自在你家一別之後。我何處不尋到你。

並不見你的蹤跡。你又從未曾訪我一次。千幸萬幸。今日又遇見你不料。你反  
借着那賤婢蝶嫣約齊來跳舞。難道世間只有蝶嫣一個美人。別人都入不得。  
你的眼。麼。蜻答笑道。姐姐。你不要冤枉着我。我認得蝶嫣未久。同他並無交情。  
我心裏日日想來訪姐姐。目下又聞得姐姐替那穠麗芬姑娘報仇。將令兄勞  
揩。抵。罪。心裏不勝欣羨。姐姐不棄。我明日定造府相訪。此後尚有許多事要煩。  
着姐姐呢。紅櫻聽了他一番言語。方才轉嗔作喜。兩人便行了親吻的禮。蜻答  
道。此處不可久留。恐怕蝶嫣等着我。欲前去了。二人正待轉身。猛聽見山石背  
後。有一個人。烈烈狂笑。道。你們在此何事。你們兩人須結不得婚。你們結了婚。  
將那蝶嫣置於何處。呢。說着。又大笑起來。紅櫻聽見此語。甚爲刺心。急携着蜻  
答出來。一望。原來不是別人。正是那華爾福公爵。公爵一手攜着一個人。笑說。  
好好的跳舞廳不去尋樂。反來這冷僻地方。議論行那傷天害理的事。須知我  
饒不了你們。蜻答。你的蝶嫣在那裏候你久了。公爵只顧瘋瘋癲癲。說些不倫  
不類的話。紅櫻到不甚在意。那蜻答却有些暗暗吃驚。只得隨着公爵。仍回到

跳舞廳。蝶嫣見着靖答。說你到甚麼地方去來累我好等。又勉強上前同紅櫻說了幾句閒話。紅櫻此時已視蝶嫣如眼釘肉刺。也不大理他。便望靖答丟了一個眼色。自家便先走了。

## 第十章

蝶嫣同靖答仍上馬車。蝶嫣便問靖答道。你如何也會認識這賤婢。須知此人心腸惡毒。前夜之事便是他生生的害我。然而他不害我。我却也遇不見你。至那個女尸。雖據你說不是穠麗芬。穠麗芬不在他自己屋中。然至今無人出來認領。便宛然是同那穠麗芬別無親屬的一樣。說着又長長的嘆道。萬一是穠麗芬姑娘。這便可惜了。我意中還想去尋訪他。論他心裏未嘗不恨着我。當日決鬪場中過於激烈。以致他父親基培楠死於非命。不知我心中亦正有所爲。而爲特不能掏。區區之心。以示人罷了。靖答道。基培楠之死。原不能歸罪姑娘。但那穠麗芬心中恐終未免還有些芥蒂。但願這死尸便是穠麗芬。則你姑娘不更欣慰嗎。蝶嫣道。這却不然。但是此尸如不是穠麗芬。那穠麗芬必然匿

跡潛蹤伺間而動。如今聞得勞措論抵下獄。他也斷斷不會出來爲他剖辯。我怕穠麗芬此後到要藏身愈固呢。蜻答點點頭說。這議論却有些道理。但我有一事要同姑娘商議。前日蒙姑娘恐我陷入法網爲我設法安置。但終日潛藏。究竟也非了局。那紅櫻姑娘雖非正派。然而看他待我的情形。尙屬密切。況且他的家資在巴黎。雖不能算是富厚。然亦算得中人之產。我此刻萍蹤無定。若僅住在姑娘那裏。又恐遭人物議。我現今打算去同紅櫻交好。姑娘多情諒不至疑惑我厭棄姑娘。蜻答說了此話。便用眼去偷看蝶嫣。疑惑他必然憎惱。誰知蝶嫣到毫不介意。說你既然有此奇遇。自然該這樣辦理。況且我這唱戲生涯。也非久計。一旦年長色衰。也要自籌生路的。於是蜻答當夜也不會回蝶嫣安置他的那個地方。便在咪園裏宿了一夜。次日遂携了衣囊什物辭謝蝶嫣。逕向紅櫻處而去。紅櫻此時親理家政。見蜻答到來。如獲至寶。早命僕從爲他收拾出一間書室。精緻非常。與蜻答並肩笑語。携手遨游在紅櫻。固然樂得知心。即蜻答亦暢然滿志。惟紅櫻同蜻答提起結婚的事。他終未肯慨然應許。一

日蜻答晚餐之後。正坐在臥室中觀書。那紅櫻盈盈進來。蜻答忙起身迎接。二人談了許久。紅櫻便問着蜻答道。我待郎君。總算是情深義重。但覺得郎君的心。總是落落的。我不識郎君究竟有何心事。蜻答笑道。我本沒有甚麼心事。近來傳聞你哥哥勞楷。并未判定死罪。萬一他再解釋歸來。姐姐這分家私。還是非己所有。我便是同你結婚。結婚之後。那進項一層。又何從措置呢。因此與姐姐結婚之意。終不能決。紅櫻聽了。凝然半晌。說郎君的話。實是不錯。但警長以本人尙無確供。不能定罪。郎君有何妙法。能致我哥哥於死。我到不惜自己骨肉。只願我們將來用度寬綽。郎君再承頂我哥哥這律師的業。還有甚麼不願意呢。蜻答道。論理我本不該來離間你們骨肉。但爲我們夫婦將來終身之計。這也說不得了。況且難得你慨然允許。足見你待我之意不薄。如今沒有的籌畫。先前你哥哥不是因爲寫信給查納。請他手刃穠麗芬。如今便假作查納。覆你哥哥之信。說事已辦過。你便將此信呈警察署。說在你哥哥字箋中尋得的。有此憑據。還怕那警長不照律懲辦嗎。紅櫻大喜。說就依你這樣辦最好。郎君

你快些將信寫起來。我明日便可親自送去。一俟哥哥定罪當同郎君行結婚大禮。郎君須不能再有推托的。蜻答連連點首。於是用鉛筆在紙上寫了兩句。又將他揉擦破損。似乎在字箋中檢出來的一般。紅櫻次日果然便將此紙親自送入警署。說不久又從勞揩字箋裏檢出查納的筆迹。不敢藏匿。特呈請驗看。警長卜突正因勞揩不認前字。謂係雖有此心。實未曾送往查納。且查納蹤跡無定。我亦無從訪察。即使果已送與查納。此信又如何仍然在我家中。因此案擱數月。未能據爲定讞。今日接到紅櫻這種憑據。上面明明寫着已代勞揩。將穠麗芬殺死。因爲深夜倉猝。不暇移置他所。云云。外國法律。只要證據確鑿。即使犯人不肯實供。亦得照例懲辦。故警署又大開裁判。遂定於第四個禮拜。施勞揩以繯首之刑。紅櫻自得此信。不勝喜悅。便時時催着蜻答與他結婚。蜻答雖鄙紅櫻設心太險。於兄妹尚且如此。則夫婦可知。然而已有成說。却亦不好再行推諉。只得說道。你我恩愛。原不在於急急成婚。況此時令兄雖屬斷無生望。我們若是遽然行此大禮。外人不無疑議。我們有心爭奪家產。在我愚見。

似宜等令兄死後緩緩的再至教堂行禮。想姐姐亦斷不至於不能忍耐這數十日說着將眼角輕輕一抬望着紅櫻面上露出無限情態引得紅櫻口乾唾嚥不禁伸了個指頭向蜻答額角上使勁一戳說到虧你忍耐呢然而紅櫻終竟是一個女孩兒家也不好意思公然來纏擾蜻答至於論他心裏却很有些疑惑他恐怕他意中還戀着蝶嫣每逢蜻答出門一步紅櫻總是形影不離偏生那蝶嫣於燈前月下有時跨着馬車便來尋訪蜻答蜻答亦有時瞞着紅櫻悄悄的偕蝶嫣到一個去處紅櫻問着蜻答蜻答總是含糊答應因此紅櫻甚怨蝶嫣。

## 第十一章

紅櫻自念一日不除去蝶嫣便一日不能使蜻答專心於我此時若使蝶嫣不在咪園唱戲或者另往他國便是無上妙策但蝶嫣既戀着蜻答他一時如何肯捨之而去依我意見便恨不得用暴烈手段或將他擊死或將他殺死但是這事做出來外人知道如何得干休只是我又爲哥哥之續麼況且我既諭

死。則。蜻。答。仍。非。我。所。有。我。又。何。苦。來。呢。想。到。此。不。禁。自。家。竊。笑。起。來。猛。又。想。道。  
我不如仍用那一天引他到訥雪夫家法子果然將他迷住便可任我所爲慢  
慢佈置了他毀其尸骸以滅形跡這才是萬無一失然這種事又非一個人能  
辦得來的必須同蜻答商量定了又安知蜻答心裏可肯不肯萬一他不肯或  
者反告訴了他這事便又決裂了說着便起身在他臥室將櫥櫃翻來覆去要  
尋訥雪夫當日送他的藥偏生一件也尋不出只得慢慢地又向椅上坐着一  
想總覺這事不甚方便那蜻答斷不會同我一樣意見抓耳撓腮正思量不出  
一個主意忽見蜻答笑着入房來紅櫻便問道半日不會見你你又從何處來  
的這般快樂蜻答道傍晚無事順便到咪園看蝶嫣做戲又被他瞧見了戲完  
之後他又硬扯着我到朝飛館晚餐紅櫻點頭道我說呢要不是蝶嫣留着你  
你如何會捱到此刻才回來蜻答笑道他說明晚華爾福公爵家又開跳舞會  
想來約你和我一齊去跳舞呢紅櫻道你去你的我是不去省得你礙着我還  
是同蝶嫣跳舞呢還是同我跳舞呢紅櫻才說到此猛又轉了一念說論理我

不該去。既然蝶嫣約着我。你又高興。我便陪你們去走一躺罷。我却不是一定爲着跳舞。我想同你們游一處地方。前一次我同你在公爵家遇見。不是同你。在一一所太湖石後。談心的由太湖石後再轉過去。便有一個小門出了這小門。一片曠野。約莫三五里。有座電岩石。蜻答聽了笑道。我在巴黎常聽見人說有一座電岩石。夜間在水裏能噴出水星。如施放烟火一般。是個極有趣處。所不料却在公爵家左近。姐姐你可能引我去望一望呢。紅櫻道。我如不想引你去望。何以又說到此事呢。我想平時誰有工夫去到那無人地方。閑逛難得。明晚前去跳舞也讓你們閱歷。閱歷長長見識也是好的。你且莫先告訴蝶嫣等跳舞之後。緩緩的你將他引得來。令他猛然見此勝景。才覺得別有興味。蜻答答應了。便又回轉自己臥室安睡。準備明晚去看電岩石。那電岩石還是法國數百年前的古跡。至今已漸漸消歇。且不知此石在於何處。紅櫻是居心要害蝶嫣。忽然編出這一篇謊話。又恐蝶嫣曉得如今已沒有電岩石。所以叮囑蜻答不用先告訴他。只願將他引來。然則將蝶嫣引來。又怎生擺佈呢。原來公爵住址。

後面確有一條極深極溜的深澗。澗邊齒石粼粼。他的主意已定。一經將蝶媯引來。哄他向澗底張望。便在他背後着力一推。讓蝶媯一個翻身。管許聽見那猛惡水中。撲通一聲。便是那玉人化去的時候。即使蜻答詢問。只說他失足落水。夜晚之間。誰辨得是我紅櫻所害。較之用槍用藥。既較便利。又不落跡痕。嗟乎。女無美惡。入宮見姑蝶媯。便爲着這副姿容。做了殺身的利刃。這也殊可嘆。惋的了紅櫻見蜻答既去。便有下女將衾枕安好。下女出去之後。自己換了寢衣。正要安歇。忽然聽見窓櫺上震震有聲。心裏非常疑惑。恐怕有盜賊窺伺。縮頸如蝟。不敢啟門。探望靜了一會。那響聲仍然不絕。一個轉念。想莫非是蜻答。瞞着僕婢。逕來就我。我想他少年情性。豈有不解風月的道理。況我這如花顏色。日日同他相對。或者他因爲羞澀不好。先自開口。此時忍耐不住。忽然動了。情思。也未可知。我却不能辜負了他。紅櫻雖然如此着想。却終不敢前來開門。低低喚了兩聲。蜻答兄弟。又聽不見他答應。驚魂慾念兩下。正相持不下。畢竟恐怕壞了好事。遂飄着波鞋。悄悄下床。輕將那窗格啟開向外一瞧。窗格才啓。

猛覺得頸邊一道白光颶颶的如涼水一般瀉過來嚇得偏了一偏只聽錚的一聲再一回頭那一把透明利刃早插在壁上還把他自己的相片不偏不倚由心口中間刺了一個透明窟窿那餘勁還自閃閃的搖動任是紅櫻潑辣至此早不由的魂飛魄散疾忙將窓放下又不敢聲喚伸手將那利刃拔過來仔細一瞧直嚇得舌頭伸出來縮不進去原來那鐵柄子上還鑄着查納兩個小字紅櫻此時只是齒牙相擊趕緊將利刃擋在一個箱子內自己向床上一躺翻來覆去那眼睛像用釘子撐着的一般要他合時再也合不攏來默默思索不禁長嘆道紅櫻紅櫻你也太狠心了自家同胞哥哥你爲着覬覦他的財產便不問他殺人與否一味的羅織成罪轉眼之間便要論抵若是穠麗芬果然是他所殺還算適當其罪然而我這深文周內也就對不住我心萬一竟是冤枉則我紅櫻便就翹然活在世上數十年那日夜答心亦覺難過再如那個蝶嫣我與他究竟有何深仇初次用藥將他迷惘送入訥雪夫家中不知出了甚麼怪異訥雪夫不知去向蝶嫣依舊回來我一見了他便覺慚恧無地然而這

尚是爲人所遣。我不過做了一個上場傀儡。問心尚可解釋。目下又何以忽然要將他治死。明日深淵之旁。他是無心。我是有意。只要我將手一揚。那花玉之姿便要霎時消滅。今夜這柄利刃。如是查納窺探我的心事來警戒我的。查納出沒無常。我不能時時防着他。他却可以時時伺着我。紅櫻紅櫻。你若再執迷不悟。怕今夕相片上的慘劇便是將來我肉身的榜樣。怕這條小命管許保不住了罷。罷我明日起身不做別事。一徑先向警署自首。我害兄之罪。我一自首。我哥哥勞措包管。可以暫不施刑。若再能訪察出殺穢麗芬的究是何人。那時我哥哥無罪釋回。一家之中仍然享兄妹之樂。豈不是大快事。就是蝶嫣明日我亦不同他去赴跳舞會。害他之念必須從此消除。淨盡對天無愧。在世上方可算得全人。紅櫻想到此處。便好像查納已經親耳聽見他一般。心中洩洩融融。非常坦適。剛才合攏不起來的眼睛。至此早如漆如膠。粘合着沒一條縫。沈沈睡熟。天一透亮。他猛翻身驚醒起來。

揉一揉眼睛。下女進來伏侍盥洗已畢也不去招呼。蜻答便要跨步出房。依着他。昨夜的主意至警署裏開脫他哥哥的罪。猛又一個轉念。將那秋波樣眼。四面一瞧。私念我哥哥一經出監。他便仍然回到此處。須知此處的一切所有。均在他的範圍內。珠寶鑽石便是。我偶然要取他一二件。總覺得甚爲煩難。眼見得這一份絕好財產。雙手重又奉給我哥哥。只又何苦來呢。想到此。那脚步便只管有些遲遲疑疑的。不向門外走去。反向室內走轉來。不覺信步走到蜻答房中。蜻答此時尚未睡醒。紅櫻一眼便看見他。見玉齒微露。含着笑靨。猜他意。思安。知此時不正在夢見我。紅櫻有郎如此。將來何忍再累他。爲我躊躇生計。目下現成機會。正生生被我遭蹋了。琴瑟乖離。終非幸福。紅櫻此時正是理欲交戰。不得開交之時。乃竟正不勝邪。忽然將昨夜的良心洗刷得干干淨淨。再也不想去開脫他哥哥的罪。早輕輕走到蜻答牀側。向他身上推了幾推。蜻答驚醒。見是紅櫻。不覺慚愧。說姐姐今日如何起得這般早。我竟貪眠得罪姐姐了。紅櫻笑道。今日天氣甚佳。故我起得早些。晚間還要看電石你也該先。

去約了蝶嫣。恐怕他被別人約去紅櫻，遂將昨夜飛刀一事閣起，不提。恐怕提着使蜻答吃驚。蜻答起身與紅櫻閑談了一會，俟用過午餐，蜻答便要同紅櫻去約蝶嫣。紅櫻說：「約他可不用我去。我若去反討人厭他，或者轉不肯同行。你獨自去約他，橫豎要經過我這裏。你招呼我一聲，我再同你們一路向公爵家去。」又笑着向蜻答道：「你有甚麼秘密話背着我？也好同蝶嫣談談。」恐怕蝶嫣心裏愛你，還要比我勝幾倍呢！」蜻答笑道：「你總有這些不尴不尬的話來遭踢人。我看蝶嫣到是個奇人。他同你哥哥相處多時，固然是清清白白，即遇我之後，亦是若近若遠，不像你見了男子便是甚麼似的。」紅櫻笑道：「休得亂說！我難道不如蝶嫣？你也不必處處推得乾淨。我前次瞞着蝶嫣尾隨其後，他那一夜安知不是到你那裏去的？況且你那衾枕之間，都蘊着美人香澤，難不成這香澤也是你的？」說得蜻答笑將起來。當夜殘月既盡，稀星微明，蜻答欲博得紅櫻的歡心，故事事順從着他。自家跨了馬車，早向咪園而來。不料今日蝶嫣又逢告假，問了他侍婢一聲，回說蝶嫣姑娘依然獨自出去，並未嘗說出行止。蜻答

一團豪興。頓然冰釋。也便不聽戲。依然上了馬車。他是有心的人。知道蝶嫣有個去處。便也命馬車向那裏進發。走不上二里。漸漸人烟稀少。蜻答遇見車子。都留心細瞧。忽然牆角邊轉過一輛馬車。燈影裏面坐了一位絕世美人。正是蝶嫣。蝶嫣答正待開言。無奈那兩車相錯。行得飛快。蝶嫣的車早已馳過。蜻答急喚車夫。折回原路。向前面馬車追去。蝶嫣的車子早隔着一箭多遠。聲喚又聽不見。蜻答目不轉睛。指揮車夫。望前飛趕。誰知那蝶嫣車子并不經由咪園的路。便是直向紅櫻家馳去。原來蝶嫣今晚恰好打算來訪蜻答。至紅櫻的門。馬車便停住了。蜻答大喜。加上一鞭。也就到了門首。蝶嫣見蜻答從後面追下來。也自好笑。兩人相攜着手。蝶嫣問道。我聽見華爾福公爵。今夕又開跳舞會。所以來約你去逛一輪。你可願意。如你願意。我們就此上車。也不用耽擱了。蜻答笑道。還有一個人要同去呢。蝶嫣知道他說的紅櫻心裏便覺不甚高興意思。便有些懶懶的。蜻答俯着蝶嫣耳道。你可權且同他走一次罷。他約我們看一處景緻呢。兩人正昵昵私語。紅櫻早經下人通報。已笑着出來。說蝶嫣姑娘想。

是也去赴跳舞會的。如不見棄，妾便陪你同去。蝶嫣無語，也就上了自己的車。

紅櫻同蜻答也上了車。一路車聲隆隆，齊向華爾福公爵家進發。走到半路，衣香鬢影去的人固多，繡幃油車歸的人亦正不少。大家還猜是跳舞會已散，然舊例跳舞必限十二點鐘。今晚剛才九點鐘，斷無散會之理。不多一會，果到公爵宅前。那古樹濃陰，依然無恙。而電燈不耀，笑語無聞，重門洞開，要想覓公爵家一個人影，都覓不着。廳樹之前，還有幾叢遊人交頭接耳，猜測公爵家忽然不見的緣故。有人說昨夜明明見着公爵傳單邀人，如何這樣荒唐，竟連夜跑了。哄得人乘興而來，敗興而返。於是，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各各一笑，陸續都去了。空曠之區，只剩得蜻答、紅櫻、蝶嫣三人。默然相對，依蝶嫣意思，便要回去。紅櫻一想，此時正是絕好機會了，何可錯過？便望着蜻答說：「公爵既然哄了我們一場，把個絕好的跳舞拆散，這老頭兒又不知躲在何處去了，難不成我們便白白的跑了一趟？」蜻答笑道：「只有甚麼要緊？我們今日之行，大半爲的是電巖石。公爵家忽然移去，總不會把這石頭也移去了。此時又沒有別人同我們纏

繞我們何不去賞鑒賞鑒呢。蝶嫣道：我久聽見電巖石這種物件，已無處尋覓，難不成此處到有？紅櫻笑道：你們知道甚麼？既然大家都要瞧一瞧電巖石，我來携帶你們去瞧。回頭便望車夫說：你們在此略等一等，我們去去便來說着。那紅櫻提着裙子先走，蜻答在中，蝶嫣在後。此時天色陰黑，屋裏又無燈火，涼風習習，三人走得有些戰惕起來。穿過幾層房屋，便又走到那座太湖石畔，繞過一個小小亭子，隱約牆根有個小門，閉着。紅櫻又退了一步，攜着蜻答的手，指道：開了這道門，門外便是荒地，我們快些走罷。剛說到這裏，猛聽背後喊了一聲不好。紅櫻蜻答急掉轉頭一望，只見蝶嫣彩衣飛舞，那身子便平空墮入地下。去紅櫻蜻答這一驚，煞是不小。蜻答轉過身來，忙喊蝶嫣。蝶嫣那裏有個人答應，急忙走過來一瞧，只見那平地上忽然裂了一穴洞口，不大，上面全是浮土。紅櫻蜻答是攜着手的，前後相距稍遠，所以不曾踏着。蝶嫣一人向前，却好浮土一鬆，雙脚直挫下去。此時上邊兩人嚇得面色如土，一步都不敢移動。深恐地下還有浮土，拚命狂喊。車夫聞聲急急走進來，兩人將這情形說了大半。

家再向穴中一望。只見裏面黑濶濶的。不知有幾多深淺。靖答伏在穴口。提着蝶媧名字。叫喚叫了半天。毫無影響。車夫又在地上拾了一個石塊。向穴中擲去。颼颼的。也不聽見響聲。知道此穴定不是尋常土窟。互相猜疑。此時便有陸續來赴跳舞會的男女。聽見這種奇聞。都圍攏過來。你一句。我一句。議論得十分熱鬧。惟有紅櫻。心中到暗。暗歡喜。並不用自家去害他。竟天然有這座土穴。遂我的心願。然面上却不能露出來。於是先命一個車夫。去向咪園報信。咪園主人聞信大驚。忙忙的聚集多人。用長索子繫了大石。向下墜去。足足墜了有數十丈。深總探不着地底。然到了十餘丈以外。那索子提上來。便淋淋漓漓的。知道下面便是水道。大家議論。說這蝶媧也是合當命盡。如何偏生踏着這穴口。料想花玉般的女子。遇着此種無底之壑。還有生存的道理。麼。後來警察曉得。便有人想冒險下去。然而若是旱地。尚可着力。奈何下面竟是水道。難不成還帶着船去游歷麼。因此只好用了一方大石。將穴口壓着。權當丸泥封了函谷。一般以後便更無人到此問津。噫。不料到雌蝶影書中。一個上場主人。竟無。

端遭此慘劫還帶累我著書的弄不得收拾全局這也是極恨事了

### 第十三章

雌

蝶

影

61

忽然光陰已過了二十八日。這日清晨便由裁判所監中將勞揩提出在環首場排列了五十名警隊。四圍看的人也就不少。那紅櫻却買了棺木同蜻答預備來收拾勞揩尸骸。卜突向紅櫻更覆訊了一遍。紅櫻一口咬定甘爲佐證。卜突於是發下號令兩旁警役便將勞揩擁至場中排槍一聲。那黑索已套上勞揩之頸。此時勞揩果然一死在紅櫻固然遂其所求。即在天理亦覺適當其罪。即在我這部書亦復開合照應算是小小歸結無如當日情事實不能如諸君所期。排槍聲裏突見人叢中擠過兩人。前面一個人窄袖短衣黃鬚紫目手裏牽着一個人向警長卜突座前一推高呼道殺人者在此。卜突君勿妄累無辜。我亦不能久延。改日再會罷。大家看時有認得的便拍掌高呼道查納。查納有不認得的亦拍掌高呼道華爾福公爵。華爾福公爵紅櫻此時毛骨俱震。原來那巴黎所稱義俠便是開跳舞會的華爾福公爵真是不可思議。那

被查納提來的人。別人到不甚在意。只有那紅櫻一見更自目瞪口呆。幸虧查納已去得無影無蹤。那假信一層不至當場駁詰。再看蠅答也就有些大失所望的意思。卜突也就自愧鹵莽。巡前來向勞揩賠罪。又命衆人扶着勞揩並帶了查納所獲的人以及紅櫻等一路仍回警署而來。勞揩現已無罪能命他坐。在一旁卜突先詰問那殺人的凶手是何姓名。那凶手便直供道我名訥雪夫。是在陰拉街一個醫生因愛慕蝶嫣便請勞揩妹子紅櫻替我用了迷藥把他在朝飛館迷倒送至我處。我當時即將紅櫻送出便急回室內又用解藥將蝶嫣救醒來。不意驚醒了我妻子野比亞。野比亞素性悍妬。見了蝶嫣陡生醋意。猛不防即將我所製的迷藥向我面上一彈。我立時暈倒。等他再用解藥救我醒來時已不見蝶嫣蹤跡。我那時忿火發作却好案頭放着一柄切藥小刀便望野比亞面上刺去。不料適中要害。登時殞命。說到此卜突不禁頓足道我們警隊真好糊塗。如何便把這女人尸骸就硬派他是穢麗芬。但那穢麗芬忽然不見。這又是一重疑案了。紅櫻私念原來蝶嫣竟不曾遭他毒手。怪道他見着

我不瞋責我呢。那勞揩此時才知道他妹子先已害過蝶嫣。回想那夜朝飛館裏的事不禁豁然明白。但雖是罪名已釋今又聞得那女尸究竟尙非穠麗芬我這避仇的心終未能安貼。一時堂上靜悄悄的。又聽訥雪夫說道我便驚皇無措。幸我家貧未嘗用着僕人。只好咬住牙齒將野比亞面目削去防人認識出來。悄悄的背在身上跑過幾條街閣。在家門首卜突道可知是閑在穠麗芬家門首了。論起這件事無怪勞揩不明白便是蝶嫣也不會明白。可惜蝶嫣此時已死無從詢問不然到好問他當夜究竟逃至何處還是隨即便回了咪園呢。卜突這話不打緊誰知已被勞揩從旁聽見說蝶嫣死了這一嚇比適才驅赴刑場還利害頓時垂首至臆默然無語。卜突又問訥雪夫你幾時遇着查納的呢。訥雪夫道我安置妻子尸骸之後次日清晨便搭赴英國的火車想從此逍遙法外誰知才買火車票早遇着一個偵探模樣的人將我攔住閉在一輛馬車裏不知走了有多少時辰走到一處地方山深樹密那偵探便把我渾頭渾臉蒙着用兩個人挽了放下來的時辰已在一所鐵籠之內四面俱是石

窟從窟裏向外面望微微透些亮影也不甚清楚每日有個人送飯給我我再問他他也不回答我一句話今日清晨便遇見那老頭子衆人稱他做查納的將我仍然渾頭渾臉的蒙着挽出來命我到此照實供認不然仍要將我挽去治死我與其死在一個不識不知的石窟何如死在這國家公廷上別人還可以我爲戒或可消除消除罪愆於是大家到此才知道弗得其街的死尸不是穢麗芬實是訥雪夫的妻子野比亞訥雪夫的罪自然經裁判判定發落無庸細贅那卜突便問紅櫻你這誣告的罪名怎樣解說呢況且查納既然捕獲罪人則前日說他已殺穢麗芬之信必係汝所假造你既敢捏造假信致兄於死必然是覬覦他的財產你的心也算得一很毒的了你可有結婚的人不曾想這件事也斷非你一人能做得出來了卜突此問原是不肯遽以不肖之心待紅櫻疑惑他既屬兄妹斷不至忍心下此毒手其中定有思量同他結婚的人從中調度這也是文明國的裁判不願輕入人罪的道理不料紅櫻聽了到反適中下懷私念蜻答雖與我已有結婚之約窺他意見終不似心悅誠服我不

如趁在公堂之上。將此事當衆人揭明。論我的罪。不過拘禁幾時。却不足死。那時出監之後。料想蜻答再也不會推託。況且也要防着他。因為我哥哥勞揩脫罪。那家產不能爲我所有。因此別生枝節呢。主意已定。遂慨然答道。我已經結婚。未行婚禮之夫名字叫做蜻答。這件事都是他同我打的主意。此時蜻答正擠在人叢中觀望。聽見紅櫻說出他名字。便也不肯遮飾。挺身直前。甘心認罪。勞揩此時才知道他妹子紅櫻的心事。見蜻答儀容美麗。頗有憐憫之心。况聞得蝶嫣已死。萬念俱灰。到也不記他妹子仇恨。反來至卜突面前。情願消除他妹子之罪。並慨分家產一半與妹子。讓他同蜻答結婚。旁邊的人聽見勞揩所說之話。咸擊掌稱快。便是那紅櫻也就天良發現。不覺走到勞揩身旁。拉着勞揩的手放在唇邊。以示感激之意。誰知那少年蜻答。十分囑強。慨然向卜突道。警長官。這事却萬萬不能。我們既然有害勞揩的罪。自當照律懲辦。如何不但不論罪。且使我們分他財產。自行結婚。這豈不是將來勸導國民爲惡麼。那國家制定法律。又有何用呢。便是警長官允許。我亦斷不允許的。勞揩見蜻答如

此光明磊落。越發愛他。堅欲使蜻答與紅櫻結婚。兩造正相持不下。那卜突道。勞揩存心仁厚。上天必佑護你。但蜻答所說的話亦有至理。今日我爲他們訂個監禁十日的罪名。十日之後任勞揩君代你妹子紅櫻與蜻答行結婚大禮。那時便有捕役上來。將他及紅櫻帶去監禁。勞揩此時且不暇理會家事。便先至咪園向蝶嫣侍婢等詢問蝶嫣如何致死。那侍婢等遂將蝶嫣同蜻答紅櫻去赴跳舞會事說了一遍。勞揩不禁痛切洒了幾點眼淚。還親自到公爵家在那個石畔弔奠一番。勞揩此時更無繫戀。遂決意完結了妹子姻事。自己或是遨游。或是隱遁歸家。摒擋了一切。至十日之後。那紅櫻蜻答已釋放出來。紅櫻真是意外之喜。不獨哥哥不記着自家仇恨。且好好一分家產。竟公然坐享其半。於是便來同蜻答商議。蜻答在先本不甚願意。然若使竟同紅櫻決裂。則此地便不能久居。自家目的終無可達。之日只得權且答應。勞揩亦甚喜悅。却好自己住宅之後有三重洋房。便分撥出來給他夫婦居住。

這一日清晨。靖答便隨紅櫻至教堂行禮。行禮之後歸來。預備了許多殼膳勞。揩延了當地許多戚友。歡宴頗形熱鬧。客散之後。靖答已有醉意。紅櫻此時不便再同靖答親熱。便先獨自坐在房裏。用的下女早將新製衾枕鋪疊齊整。那紅櫻數月以來。眠思夢想的心願。至此才算遂意。那芳心便有些按捺不定。一會兒早見靖答含笑進來。紅櫻疾忙立起身來迎着。不意靖答一個立脚不定。不由的向紅櫻肩上一扶。那個臉便直湊過來。紅櫻覺得他面上很熱。便就扶着他。在懷裏問他。覺得怎樣。誰知靖答早已醉倒。紅櫻向他說話。他一句也不會聽見。紅櫻只得將他放好在牀。用一幅鴛衾掩着他身體。下女漸漸散去。房中祇剩紅櫻一人。隨意啜了幾口咖啡。電光燈裏再望。望靖答頰紅齒白煞是可愛。回想當時初遇着他時。幾次挑逗他。不肯理我。今日也有與我結婚之一日。想着不禁嫣然微笑。瞧着無人自己便卸了大衣。換了一身寢服。向他身上搖了幾搖。依舊不醒。那紅櫻真無限焦急。很命的向靖答身上拍打。誰知靖答十分沈醉。任你怎生搖撼。他兀自酣呼不理。紅櫻只得先替他將衣服解開。

層。一層的脫去。脫到小衣。猛然見蜻答胸前忽的懸着一雙粉乳。高高的如蓓蕾。一般直急得紅櫻芳魂出殼。索性再澈底驗他。一驗那裏知道一個風流文采的新郎。竟是個娉婷嬌娜的新婦。讀書諸君。你想此時紅櫻正似兜頭澆下。一盆冷水。氣憤憤的便將蜻答推過一旁。只恨得他將一方手帕咬得稀爛。自思這個女人爲甚的要喬裝男子來哄騙我。此時弄得大家都曉得我嫁了人。明日將這件事傳說出來。更有何面目見別的姊妹。自有生以來到不曾見過這種奇事呢。然而這個人他必別有用意。你看他苦心孤詣。騙我害了哥哥。才肯同我結婚。他難道不防我哥哥死後。我看出他破綻來。我那時看出他破綻。他又將甚麼言語來搪塞我。既然搪塞我。不得則必不能同我結婚。他的志願既不在結婚。可知他亦必不在財產。既不爲色。又不爲財。偏生要將一個莊弱之資。坦然來犯此危難。這個人也就奇極了。紅櫻千思萬想。猜不出他的主意。再凝神向蜻答臉上細望。猛然用手拍着桌子說道。呀。我紅櫻真糊塗極了。這個人定然不是別人。恐怕就是某培楠的女兒。瓊麗芬呢。我在當日雖然不曾

同他交好。但那一天決闊場中所見的穠麗芬模樣兒便有些同他彷彿。不錯。我初次在他屋裏遇見他。他那時居然已改了男裝。怪道我覺着他。衾枕錯。間有女子氣息。我心中只被那個蝶嫣迷住了疑惑。那香澤便是蝶嫣。便將破綻也就略過。所以人的心裏萬萬不可預先存一個想頭。先入爲主。以後的事。遂就爲他迷惘了。照這樣看來。訥雪夫的妻子尸骸說是在穠麗芬家門口。想必我那晚投宿的就是弗得其街第五十二號。當日穠麗芬今日蜻答的屋首。有了紅櫻。紅櫻。你不氣死也應該羞死。你就被蜻答這妮子玩弄於股掌之上。麼。且這個人如不是穠麗芬。尙可饒恕。萬一竟是穠麗芬。於我哥哥勞措性命。正。是。大大。有。碍。論。他的。主意。大約他不願暗殺我哥哥。防自家也要抵罪。不如用借刀殺人之計。所以我誣陷哥哥。他便公然代我設計造成查納的假信。必定然仍要用强硬手段。所以允我結婚。大約乘隙便將舉事。這個人處心積慮。也就算得極深極沈了。我千不看萬不看。也要看我哥哥在公廷護我一段恩。

義。此事如何不去告訴了他爲先發制人之計。暖暖麗芬。禮禮芬。你也要算自投羅網了。

## 第十五章

紅櫻計議已定。也不驚動別人。遂悄悄的走到前面屋裏。向勞揩屋裏一望。只見勞揩斜靠在軟椅上。手裏執了一卷書。口中含着雪茄烟。那餘烟裊裊的結成一個大圈子。紅櫻輕輕的將門鈴一搖。勞揩放下書。趕緊站起來。問是誰。紅櫻道。是我。勞揩聽是妹子聲音。大驚說。妹妹此時還不同妹婿安寢。如何獨自又到前面來。紅櫻道甚麼。妹婿不妹婿。只怕仍是添了一個妹妹罷。勞揩聽了他的話。有些蹊蹺。隨即將門開放。紅櫻坐下。說哥哥你知道。妹妹今日嫁的是個甚麼人。勞揩道。妹妹怎生忽來取笑。妹妹不是嫁的。靖答。麼。紅櫻道。靖答不錯。是靖答。只差了不是個男子。勞揩問道。靖答。不是男子。是甚麼。紅櫻怨道。靖答。何曾是個男子。便是同你妹子一樣的人物。勞揩大驚道。難不成靖答是女子。麼。說到這一句。那手裏雪茄烟嘴不禁掉在地板上。乾鏟一聲。面色便就慘。

白起來緣勞揩自被穠麗芬擊過一槍之後若提着女子兩字他就戰戰兢兢如同臨刑一樣今日猛然聽見靖答是個女子又故意粧着男子來同他廝混其事不言可知好一會才定了精神問紅櫻道這個人究竟是誰你可問他不曾紅櫻道他已經醉死了人事不知我才試驗出來他確然是個女子但他雖不曾說出姓名來我能夠料他斷不是真叫做靖答哥哥你是明白的你總該有些猜測到這個人勞揩索索的抖說道妹妹你可不用說了既是如此必然是這個人無疑可惜當日我並未曾見過面決鬪場中雖偶然一見其時生死交涉也不暇留心況且他通身改易男裝便連我做夢也想不到就是他爲今之計如何是好紅櫻道哥哥你也太不濟事難道一個孱弱女子你都不能擺佈他勞揩嘆道論起情勢我堂堂丈夫如何提着女子便嚇得這般模樣但世界上的事任你當場如何兇橫事過之後提着他總有些寒心譬如就是穠麗芬他思量害我我難道不會思量害他恐怕我要害他他還不能逃遁呢就是一層我清夜捫心既然無故殺了他父親又無故的再去殺了他良心上如何講

得過去所以只有時時防着他一法見女子便急急躲避不料他竟猜出我的主意見我躲避女子他便粧着男子出來使我防而不備若不是今夜妹妹同他結婚窺出他的形跡料想你哥哥一命斷逃不出他的掌握呢紅櫻道前事休提此時那女子還醉眠在牀你妹子是不嫁他的死活聽憑哥哥發遣罷勞揩道此女不知究竟是否穠麗芬萬一真是穠麗芬他這易裝的苦心原是爲報父仇而來也算是個孝女我亦斷不忍心再去害他依我主見他雖不曾與你結爲夫婦然而好幾月在一處耳鬢廝磨這情義也就不薄如今我將這財產劈爲三股我自取一股那一股便給妹妹一股便給了他讓他好好的嫁舉可是不是紅櫻聽了微微的冷笑道咳我知道了我竟猜不出哥哥的心哥哥今日不是尙不曾娶親麼那女子姿態妍麗妹妹沒福嫁他安知哥哥便沒福娶他哥哥口裏說代他嫁個人哥哥心裏怕是要他嫁了你好三股財產妹妹得一股哥哥同嫂子各得一股明是三股均分暗裏哥哥卻好獨得其二。

你妹子年紀小小眼粗空自說了許多妄話。哥哥愛妹妹不用記着妹妹妹妹多事就代哥哥送了房罷說着站起來便拖勞揩向後面去。這一番話又尖酸又鋒利把勞揩說得羞愧無地說妹子你如何說出這些話來論他居心恨不生啖我肉我還思量同他結婚我的意思原不過借此財產以消釋我當日罪愆。妹妹此種說只是將哥哥當着小人看待了。紅櫻又逼緊一句道此時也不用說了等他醒來讓妹子去暗暗詢問他他如若肯嫁哥哥你可願意娶他麼。勞揩此時心已活動不覺俯首沈吟笑向紅櫻道就是依你這樣辦也要從緩商酌他是女子等個機會能得他愛慕我我們再商議到結婚一層妹妹此時并不可問他姓名只要妹妹同我時刻窺他作何舉動便可知道了。紅櫻心中自念原來我哥哥竟看上他了足見男子的心不是甚麼清白的又假問道萬一他竟是穠麗芬不但不嫁你且要殺你你又待如何。勞揩道那時再看光景罷紅櫻道在我的見解有個絕妙方法無論他是何人物都要叫他生死不能出我們掌握之中萬一他肯嫁哥哥是極好的了。如若不肯妹妹也要報一報。

他欺我之仇。此處是萬萬不可久居。即使明日人雖不知。我心中也十分惶愧。不如哥哥及妹妹將財產收拾收拾。移家到噶爾美湖。其地幽僻。便可任我們所爲。哥哥以後還不可常見他。要防他存心叵測。呢勞措。此時便依着他妹子。主見。連夜收拾收拾。預備帶着那女子移居。紅櫻此時依然悄悄的回到己房。將那女子衣衫扣好。埋着頭便向脚後沈沈睡熟了。靖答次日酒意已解。猛翻身巧巧壓在紅櫻身上。紅櫻在夢中被他驚醒。用力將靖答一搡。推在半邊。自己仍然閉着眼睛。靖答口渴。只得勒着鞋子下床。吸了幾口咖啡。也不去再睡了。便坐在紅櫻身旁。說姐姐我昨日竟醉得利害。不會陪姐姐。姐姐你是幾時睡的。紅櫻聽他說話。暗暗兀自好笑。將一幅衾角蒙住臉。也不理他。靖答此時尚不知紅櫻已看出他破綻。還只當紅櫻惱他。不曾與他結婚。心裏亦是暗笑。次日忽然見勞措分撥一切家事。所有男女下人。均開除罄盡。零星物件打疊了幾個皮包。兄妹二人非常忙碌。靖答有時來問着紅櫻。紅櫻只含糊答應。說我們不願再居此處。意欲移家至噶爾美湖。明日便赴搭火車。靖答聽了已有

些躊躇。當夜又同紅櫻宿在一處。他便留心試探紅櫻的舉動。故意擁抱着他。誰知紅櫻一似毫無聞見。再過一會。他到又沈沈睡去了。蜻答此時不由大駭。知道自己蹤跡必爲紅櫻窺破。若是一經窺破。則我之目的必然無望。還怕他們來謀害我。況我不過一幼弱女子。萬一勞揩那廝再存心叵測。或是逕來強暴。則報仇不成。反爲所污。則我的初心究竟爲何呢。想到此便面紅耳赤。再也睡不着。一翻身坐起。捲起紗帳。握掌一恨。自念不如先行下手。主意既定。遂跨下床來。壁間現成的鋒利小刀。摘在手內。按着紅櫻頭頸。便望下刺。忽然縮住手。說他哥哥勞揩與我有仇。與紅櫻何涉。不如此時逕抄入前面。將勞揩刺死。刺死勞揩之後。我亦自殺。以見先人於地下。罷。又念若是刺他不死。以後報仇。更覺煩難了。芳心中千迴萬轉。思索不出一個善處之法。停了一歇。又自念道。明日他移家噶爾美湖。那湖週圍據聞甚是遼闊。水勢極險。俟上船後。我何妨將勞揩誘至船頭。便猛不防擠他落水。到是絕好機會。或由是反稱了紅櫻的心。轉同我交好起來。亦未可知。思量到此。重又上床睡了。紅櫻起身之後。便推

醒了蜻答。說今早要趕八點鐘去趁火車。遲則怕來不及。蜻答遂忙忙盥洗已畢。早見勞揩進來喚着他們出門。於是三人一同攜帶皮包至火車站買了車票。不到半日功夫。已抵噶爾美湖地界。三人跳下了車。也不及多耽擱。逕由埠船行裏雇了一隻湖船。命他送至對岸。三人跳上了船。只見湖光盪漾。一望無際。到是波平浪靜。游魚可鑑。那水底條條荇藻碧綠交橫。煞是可愛。假使他們三人果然是絕好眷屬。則扣舷談笑。擊槳徘徊。也是人生不可多得的幸福。無如他們此時是一個伺着一個彷彿。螳螂在前。黃雀在後。昔人所謂同舟敵國。宛然是替他們下了一個贊語。咧。蜻答昨夜打算的主意要害勞揩。便是紅櫻。昨夜打算的主意要害蜻答。只有勞揩各不相照。雖有心防着蜻答。却無心着紅櫻。不一時船到中流。那一輪紅日便倏然沈下去。還有一半託在湖面倒映。在船隻好似鮮血一般。蜻答的臉却好被斜陽映射。愈顯得光彩奪目。紅櫻此時是祇有怨恨而無愛憐。到反是勞揩望着他。十分垂涎。那面上顏色一紅。一白。就很不好看。蜻答見此光景。心甚畏懼。便趁勢跳出船頭。口裏便招呼勞

揩來看落日。勞揩正在神魂盪漾之間。猛聽得蜻答喊。他把防他見害的心腸。早撇在九霄雲外。連聲答應也。就跳至船頭。想上前來。攜蜻答的手。誰知紅櫻深恐他哥哥果然同蜻答愛戀。令自己反成孤立。眼見他們均到船頭。自己也就跨出窗外。三人丁字立着。蜻答此時心中甚爲焦急。口裏假作同勞揩說話。便一步一步挨過來。想傍着勞揩才好下手。那紅櫻也就一步一步挨過去。却好蜻答。移步的時辰。便已走到船層之側。紅櫻陡生惡念。扯着蜻答衣帶。猛用力向前一推。只聽撲通一聲。那蜻答雙足朝天。湖水便旋了一個浪花。絕代美人頓時不知去向。此時紅日西沉。一輪皓月早由東山捧出來。暮靄蒼茫。水聲湍急。勞揩見妹子將蜻答推壁湖水。不覺失聲浩嘆。說妹子你這是爲何。當時他們遂仍然鼓帆向東岸馳去。舟中兄妹二人互相埋怨。且不暇敘述。倒是那個落水女子難不成忍心便任他葬身魚腹。我著者將一枝禿筆去追着他。你們讀者定然也將兩道眼光去追着他。看他究竟有個甚麼下落。但是那蜻答的蹤跡。不獨紅櫻猜着是穠麗芬。便是勞揩亦已猜着是穠麗芬。自是以後。我

也不必喚他做靖答。便老老實實喚他做穠麗芬罷。且說穠麗芬自被紅櫻推入湖心之後。離船約有一二丈遠。便陡然從水裏冒上來。他趁冒起來時。便把手臂一伸。向身邊很命的割翻波逐浪。或沈或浮。可惜那湖水甚溜。一個孱弱身軀。便也不能自由起來。一直隨水流下去。其時波光映着月色。分外清皎。穠麗芬漸漸氣力不支。便又墜下去兩次。櫻口裏也就吸了好些湖水。四圍一望。仍是茫無涯際。且不知向那邊割才可抵岸。一時怨憤便恨不得把頭一埋。還我本來清潔地位。穠麗芬想到此處。正要拳回兩手。雙脚向水底一蹬。猛見一片黑影子向眼光裏射來。穠麗芬大喜。知是一叢蘆葦。便不肯覓死。閉着一口氣。在壘前割。不多半個時辰。果然那黑影子愈近愈顯。確是一座無主蘆灘。穠麗芬好容易爬上沙岸。筋力已倦。一歇身。便倒在灘上。呼吸漸微。甯息了好一會。才慢慢盤膝坐起。痛定思痛。不覺淚如雨下。嗚咽咽的與風吹蘆葦互相應答。月已正中。腹中又餓。那濕淋淋的衣服。裸着身體。被湖風吹着。寒沁肌骨。自念僅僅坐在此處。不餓死亦當凍死。只好慢慢扶着一支蘆葦。勉強立起身。

沿着隄岸走去。誰知走了半天。再仔細一望。仍然走到方纔所坐之處。原來此灘是生在水中的。並不通着陸地。穠麗芬只叫得苦。說呀不好了。我命當盡於此。上帝上帝。你既不肯救我。穠麗芬何不適才就任我淹死在湖中。偏生使我遇着這一片蘆灘呢。定了一會神。覺得才走的路。有一面似乎離着不遠。有一處陸地。然而並無船隻。如何渡去。若再濶水向前。恐怕生命便有些難保了。至此又繞轉來。遙遙向那近陸地一方望去。果然蒼蒼翠翠。不但岸且彷彿是一座荒山。只是苦於看不清楚。順手在身邊一掏。却好還帶了一幅望遠鏡。急忙戴起來。遙望果然不錯。正是一座山。山下一座石洞。尤妙在石洞前。便繫了一隻小船。船頭上分明還坐着一個人。是個看月的模樣。穠麗芬大喜。放下望遠鏡。高聲呼救。可巧來了一陣順風。便把他嬌滴滴喉嚨。遙遙送至那船上人耳中。轉眼之間。那船如飛的蕩着槳。向穠麗芬而來。

## 第十六章

船才攏岸。那個人定睛向穠麗芬一看。不覺失聲叫道。呀。原來是蜻答郎君。你

爲何不在巴黎城市忽然漂流到這無人的湖岸來說着便上前來拉穠麗芬的手。穠麗芬此時患難之中只眼巴巴的望到一個救星也斷不料這個救星便是他的死友不覺發怔起來反到向後退了幾步驚問道姐姐可是蝶嫣蝶嫣聽見穠麗芬提着他名字不禁淚下如雨說自從公爵花園中一別之後幾疑此生不復再見不料我還未死君竟重來山巔水涯竟做了我們一個促膝談心之地只是從那裏說起郎君亦不必再爲遲疑請速速下船且到我所居的地方暫住一住我知道你必然要細問我的蹤迹便是你的蹤迹我也要一一問你呢於是兩人一個坐在船頭一個坐在船尾蝶嫣打着那雙槳便問穠麗芬道我自從陷入地穴之後雖然幸而不死然遇着這奇奇怪怪的境界把我弄得糊裏糊塗也就了無生趣說他是個魔鬼巢窟他也有着生人說他是一個強盜窯巢他也不來害我我悶起來時只得在碧清湖水裏照照我的影子算是消遣今夜却好看着這個大好月色睡不成寐便就坐在這船上吸受良宵空氣不料你這聲音猛觸到我耳裏我想這荒涼世界除得猿啼鳥唳斷不

會有此人聲所以破着膽子前來探視誰知竟是郎君郎君不是同紅櫻姑娘思量結婚爲何撇下玉人反來與這無情河伯訂交呢。穠麗芬正待將自己所遇的實話告訴他又一轉念大仇未報我的形跡終究不能吐露况蝶嫣如今雖是患難之交然究不曉得他性格何如我在先尚不肯瀝膽剖肝此日亦究竟藏頭露尾遂長嘆道蝶嫣姑娘我所歷的境我所遇的人真是使我痛心切骨姐姐當日不是說紅櫻這個人不可交好我因爲戀着他家財產遂降心相就思量同他結婚誰知這婦人狼子野心成婚剛剛三日他忽然同他哥哥勞揩思量移家至噶爾美湖居住蝶嫣聽到此驚問道呀勞揩竟不會抵穠麗芬的死警署竟將他釋放出來麼穠麗芬道勞揩的事說來話長此時且不暇說他且說我見他兄妹都要移居湖濱我亦不能相強遂於今日雇了湖船船到中流他兄妹誘我立在船首那紅櫻賤人猛不妨便將我推入湖心我已拚着一死那料忽遇見姐姐相救直使我蜻答感謝不盡了蝶嫣笑道些須的事郎君又何必如此鄭重那夜我被訥雪夫見福郎君救了我今夜你被紅櫻見福。

我救了郎君。只算得個相抵。但紅櫻前日那般愛惜郎君。因何陡然變情爲恨。這事到費我猜疑呢。穠麗芬道。蛇蝎之心原不能律以天理。但我甚不解姐姐。那日墮在一個幾十丈的水窟。如何竟安然無恙。難不成那個水窟竟會通着這個噶爾美湖麼。蝶嫣道。水窟不水窟。我却不甚明白。但是說那個地方通着這噶爾美湖。倒是真真確確。郎君到了我那住處。便可知道了。說話之間。船唇已震的一聲。碰着石岸。穠麗芬抬頭一望。只見懸崖陡壁。石齒粼粼。湖氣水腥。觸人鼻觀。早見蝶嫣將船索攏在一塊石角上。扶着穠麗芬跳至石穴門首。裏面便不甚明白。走不了幾十步遠。另外有座小石窟。窟內安着石床石桌應用。物件無不齊全。蝶嫣使命穠麗芬坐在他自己床上。又取出了許多食品與穠麗芬對食。穠麗芬吃了一飽。蝶嫣便把煤火引着。讓穠麗芬烘掠衣服。穠麗芬此時便先將一件一件的衣服脫下。晾在煤爐上。等煤爐上衣服乾了。又囑咐蝶嫣在外迴避片刻。自己才將底衣脫下。就火重。又把外蓋衣服穿好。蝶嫣進來說郎君辛苦。可速爲安歇。我的情事。明日再細細告訴郎君。穠麗芬道。姐姐。

祇有一牀。我若睡了。姐姐如何睡法。蝶嫣道。這却不妨。我便和衣在榻上少歇。罷。穠麗芬心裏想。這是我故。不肯吐露真跡。其實我何嘗不同。你俱是一般女子。便是抵足而眠。我自不妨。今却因爲喬裝。反要避起嫌疑來。這亦可笑得極了。因爲十分辛苦。也就不問長短。便一倒頭睡得沈沈的在蝶嫣牀上。上次日蝶嫣便携着穠麗芬的手。出了住的這個小石窟。幸虧有那山縫裏透進些日光。隱隱綽綽。蝶嫣指着一處。告訴他一處。走了半晌。只不見半個人影。穠麗芬便問着蝶嫣。蝶嫣道。你却不必着忙。停會子。包管有人送飲食出來。又指着一個石窟。告訴他道。我還要告訴你一件奇事。我自從到此之後。除偶然見着一個不曾認識的男子。便在此處看見過一個熟人。你曉得這個人是誰。便是要害我的那個訥雪夫。你不看見那裏還放着一個鐵籠子。麼。這便是訥雪夫住的所在。近來忽然不知他蹤跡。你道奇怪。不奇怪呢。穠麗芬聽了他這幾句話。猛然省悟道。蝶嫣姐姐。你這所遇的人。我可知道了。蝶嫣道。你知道是誰。穠麗芬道。怪道你前次在公爵花園墮入穴時。我還疑是無心碰着這機緣。今照

姐姐所見所聞的看來。這個救着姐姐的不是別人。怕就是華爾福公爵。蝶嫣道。這又奇了。我們前次去赴他的跳舞會。他已不知去向。他何以忽然同我弄此狡猾。況且你不說他陷害我。還說他是救度我。真個使我愈不明白。了。穠麗芬道。只也不怪姐姐莫明其故。但姐姐。你可知華爾福公爵是誰。蝶嫣道。自然是華爾福公爵。穠麗芬道。咳。姐姐。你還把華爾福公爵真當做華爾福公爵。便就錯到底了。華爾福公爵不是別人。便是我們巴黎所常常稱道的那個查納大俠。蝶嫣驚道。原來便是查納大俠。他爲甚好好的將我陷在此處。穠麗芬道。以我揆情度理。他必然知道紅櫻那一天要害姐姐。所以預先布置。脫姐姐於險。姐姐不去感激他。到反埋怨他。真是冤枉了。蝶嫣急道。你說的話越發令我不解。我請問你。我同紅櫻並無仇隙。他一次害我不着。又害我第二次。做甚麼。穠麗芬道。他這一次害你之心。原是我猜測的意思。他其時。姑姐姐同我親密。防着奪了他的婚姻。引你去看電巖石。安知他不似今日用待我的手段。將姐姐。推入水中。所以大俠查納知道。他所用的計。姐姐陷入之穴。或是那大。

俠查納平日安置好的不偏不倚等姐姐踏下去他必定另有法子將姐姐接下但是當時墮入的情形這就要問着姐姐了蝶嫣道據郎君的話煞是不錯我想當時墮下去的時辰不過有一丈多深便有一方鐵板託住我的身子將鐵板向旁一抽我便隨着鐵板送在一個石窟裏那石窟却不多大只容得一身蜿蜒而入怪道你說甚麼水窟想是若無這鐵板接着我我定然墮入水中了我其時到石窟之時便有個僕人模樣引導走了有十數里便看見一所石門過了石門廳堂房舍布置宛然只是往來幢幢的人都是男子居多窄袖短衣忙忙的像有甚麼舉動以後便命人送我出了那房舍又是一所石門過了石門便是此處你不見前面石門關着再也推不開來我有甚麼需用都是裏面的人隨時送出來毫不欠缺但是你所說的那個華爾福公爵我在此日期已是不淺總未見着一見這又令我猜不出來你說他便是查納則是從那裏打聽得來的呢穠麗芬此時便將那日勞揩縛赴刑場之時忽然查納將訥雪夫送至警長卜突面前的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蝶嫣這才明白不由握拳透

爪要報紅櫻的仇。穠麗芬見蝶嫣亦有報仇之心，遂趁勢進言，說姐姐久因此處作何了局。難得他此時兄妹二人已移居到此湖對岸荒村遠市，又比不得尚在巴黎。我們便借此小舟悄悄的渡過去，訪他兄妹蹤跡，萬一僥倖逐了你，我心願這便託上帝庇佑。即使不幸爲他們所害，也勝於老死此窟與草木同腐了。但不知姐姐這石洞裏可有兵器沒有？蝶嫣道：我這裏却沒有兵器。停一會，等有人出來再向他索討以查納這種大俠，諒沒有不允的道理。於是兩人患難之中愈談得親密。穠麗芬先前還有恨蝶嫣在決鬥場過於激烈的心，至此已鎔化殆盡。穠麗芬默念自家究竟是個女子，若果然便像這喬裝的翩翩少年，定然娶這蝶嫣安知不是一對佳耦？天地間缺陷的事甚多，正不獨替我穠麗芬與蝶嫣嘆惜了？穠麗芬正與蝶嫣坐在石榻之上，果然見來了一個武士打扮的人，送了些啤酒食物羅列在案。尤奇者，轉身之後，更在身上掏出兩柄手槍遞在穠麗芬及蝶嫣手裏。一言不發，隨又走入那石洞去了。此時穠麗芬蝶嫣面面相對，互相驚訝，暗中感激查納不置。當日便結束停當，將餘下來

的食物均置備在一口皮袋裏。又跑至石洞之前。將那隻小船上帆櫓等物收拾妥當了。兩個人重又轉入洞裏來。飽餐了一頓。圓月又生涼風。徐至彼此商議。今夜須索早睡。明日清晨便當解纜向對岸進發。穠麗芬已不似昨宵辛苦之態。徐步走近石床。見床上祇覆着一幅氈毯。是時正是秋深天氣。夜間那石洞裏有些嫩寒。便要讓蝶嫣睡在床上。自己和衣在旁邊榻上假寐。蝶嫣兀不肯。穠麗芬此時不得已遂解衣入寢。見蝶嫣身着薄衣。那石榻上更無坐褥。嬌容瑟縮。睡眼惺忪。心裏好生不忍。想我睡的這牀甚寬。便是兩人同睡。却好取着溫煖。此時便恨不明白告訴他。我穠麗芬實是女子。你却不可畏着我。將自己凍壞了。然而又覺得此話甚難出口。遂勉強喚着蝶嫣道。姐姐你那榻上不冷麼。蝶嫣被他喚醒。見穠麗芬尙不會睡熟。便笑道。榻上雖冷。尙不妨事。穠麗芬道。姐姐我有句唐突的話。姐姐須要恕我。我想姐姐是個女中豪傑。世界上嫌疑之跡本不足斤斤計較。况我同姐姐又出自患難。我實不忍見姐姐受凍。姐姐不棄。何妨移來同兄弟在一處睡。兄弟可以自信。斷不有負姐姐便是。

兄弟也想吸取姐姐的溫暖。姐姐以爲何如。穠麗芬雖然說了這一番話。實是從肺腑中流出一片熱腸。毫無狎念。然而栗栗危懼。深恐蝶嫣嗔怪着他。誰知那蝶嫣躊躇了一會。到也不甚推辭。遂對穠麗芬道：既是○你這般愛惜着妾。妾亦不妨同郎君暫歇一宵。說着便跳下石榻。將身上大衣解下。僅僅着了一身單衫褲。遂向穠麗芬脚頭一睡。孤男少女一個輕憐。一個密愛。若在尋常人物。這一夜芳衾中不知演出如何戲劇。然而穠麗芬與蝶嫣兩人的心却是可盟金石可質。神明在穠麗芬明知自己是個女郎。便對着這如花似玉的嬌姿。自然行所無事。我獨不信那蝶嫣一個美麗多情的女子。他須不曉得那穠麗芬是個喬裝男子。怎生的忽然同着這俊秀郎君貼身而睡。他也不動一動心。這又是何故呢。蝶嫣別無思慮。不多一刻已入夢鄉。獨有那穠麗芬萬緒千頭。都堆上心來。輾轉了幾次。兀自清醒。那石案煤燈照得牀上分外明亮。穠麗芬不覺欠身坐起。眼望見蝶嫣雲髻蓬鬆。眉清目麗。嘴唇旁邊深深嵌着兩個酒窩。似笑非笑的酣然熟睡。望了一會。暗暗好笑。說蝶嫣蝶嫣。你也太坦率了。萬一。

我穠麗芬竟是個男兒。怕此刻已不得容。你恁般睡得妥貼。想到此不禁心裏有些蕩漾。又不覺移身坐在蝶嫣這一邊來。探身睡下。却好與蝶嫣做了個交頸鴛鴦。此時穠麗芬已極愛蝶嫣。不禁把自己的香腮貼着他。香腮溫存了好半會。已漸漸忘形。更用纖手撫摩。蝶嫣遍身肌肉真是丰若有餘。柔若無骨。猛的撫着一處。不禁驚叫起來。說了一聲哎呀。使勁將蝶嫣推過一旁。嚇得自家面如土色。羞愧欲死。蝶嫣從夢中被他驚醒。揉一揉眼睛。見穠麗芬如此模樣。又與自家睡在一頭。也不由的大驚。穠麗芬不覺羞得流淚。說蝶嫣你究竟是個甚麼人物。你爲何好好男子不做。要來假扮做個女郎。你有甚麼苦衷。你須要對我細說。蝶嫣此時知道穠麗芬已窺破他的形跡。十分惶愧。便坐起身來。一手扯着穠麗芬。說好兄弟。你千萬不可聲張。我喬粧狡飾。也是出於萬不得已。並非甘心欺己欺人。說到此。也就流下淚來。穠麗芬到此格外芳心跳動。忙忙的摔脫蝶嫣的手。便要下牀。蝶嫣一手攬着他頸項。說兄弟。你這又何故呢。你既然知我蹤跡。更好抵足而眠。你須知道我已是同你一般人物。又何必避。

這些嫌疑呢。穠麗芬聽他說到此處，真是萬分無奈，又不好說明緣故，又不好便依着他同睡一牀。回想適才一片憐愛蝶嫣的心腸，真不啻作法自弊。要想遁脫，又被蝶嫣緊緊抱着，只急得要哭，勉強說了一句道：蝶嫣，你適才是個女郎，我却可以同你共宿。你此時已不是女郎，我便不能同你共宿了。蝶嫣聽他言語，再細察看他的神情，方才知到，蜻答竟不是真正男兒，是個喬裝的女子。此時那石洞中間一個女裝束的，反在歎歎溫存一個男粧束的，轉是盈盈羞避，可也算得是件奇聞了。

## 第十七章

此時兩人已不能再睡，各自整衣下牀，對面坐着。穠麗芬總覺得覩覩無地，蝶嫣笑道：姐姐，你此時須不能喚我做姐姐。我要喚你做姐姐了，我不會知道姐姐之先，却斷猜不到姐姐便是個姐姐。今日既已知道姐姐確是姐姐，恐怕姐姐定然不是別人，便是那巴黎城中不見的穠麗芬姐姐。我那一天在訥雪夫家逃出，遇見姐姐，姐姐說住的是穠麗芬之屋，穠麗芬已不知去向。其時我

亦疑惑惟不能猜定姐姐便是穠麗芬後來穠麗芬永無消息我還私議那穠麗芬自路上擊過勞揩一鎗之後何以竟杳無蹤跡誰知姐姐竟苦心孤詣做出這一番事業來姐姐想你兄弟的話可錯不錯穠麗芬點了點頭說事已至此我又何必再爲隱諱你所說的話原自不錯但你這個人亦十分奇絕我的喬裝還是中途遇變不得已掩飾瞞人你這小小年紀便粧着女伶在咪園演戲所得金錢不能明明白白的供養老母兀的藏頭露尾將老母藏在秘密閣捲累次悄悄的前去看視難不成一個母親還怕人認識麼蝶嫣聽了不由得長嘆道姐姐你可知道兄弟所處的是甚麼境遇麼欲知我的苦衷我確實同姐姐是個極大的仇敵因爲此事已經勞揩替我報復所以我於姐姐也就不記前仇姐姐你兄弟名字本不是蝶嫣便是巴黎著名偵探源谷兒子玉約我父親自被你父親某培楠及勞揩毒死之後我母親曾向公庭伸訴誰知那勞揩奸猾指定我父親是自己服毒公庭不容辯白那時我母子便就遁至境外過了四五年我解人事知道父親之仇便日夜焦思打算報仇雪恨然這孤孀

管。管既無權勢。又無武勇。終竟奈何仇人。不得。幸喜我的面目天生得尚不粗劣。於是便想到以色誘人。投入咪園。習學演戲。天網恢恢。果然他兩人竟入我之彀中。互相吞併。決鬪之始。我本不能料定誰生誰死。心念只要他兩人相併死去。一人便好。慢慢再擺布這一個人。不料上帝有靈。竟如我的心願。後來聽見姐姐一心要報父仇。更喜得我似甚麼似的。那一天忽然聽見姐姐被殺。我雖然知道姐姐在先告訴我。穠麗芬已經不在巴黎。但事變無常。安知他一個佳弱女郎便不爲強梁所害。及至警署將勞揩捕去。論罪我更稱心滿意。姐姐你須知道我的苦心。我在決鬪場中所得的二十萬法郎。一毫未曾擅動。至今還存在我母親處。我曾告訴母親說必須等那個基培楠女兒出現之後。仍然將此款還他。我當日之心。本爲的報仇。并非爲的貪利。難得姐姐今日竟無因的同我相見。事成之後。仍當將此款雙手奉還。說着又笑道。當日勞揩說他當日曾擬將我同姐姐結婚。玉約說到這一句面上。一紅也就不好意思。再說穠麗芬此時聽了玉約一番言語。心下始恍然大悟。看他雖是用計害了我父親。

然而我父親當日實是害過他的父親。冤報相尋也不當再怪。玉約到是那勞揩。我兩人却不能饒過他。遂重問玉約道。你既是男子。前此勞揩何以又疑着你交結別的情人。刻刻防閒於你。有一晚紅櫻尾着你迷失路途。他便投宿在我處。說你是去尋訪所歡的呢。玉約想了一想。說這確是紅櫻疑錯了。我微服私行。皆是去省視我母親。我恐怕旁人窺破我蹤跡。所以都是遮遮掩掩的。即如我母親亦非定要瞞着人耳目。只因那勞揩曉得櫛谷之子玉約有個母親。他是見過的。假使認出我母親。便要認出我玉約了。然那勞揩疑惑我正有個緣故。決鬪之後。一日我念父親大仇已報。清晨便去告訴了母親自己便想去掃我父親的墓。以妥先靈。母親命我須仍改了男裝才使父親靈魂歡喜。須世界上的事。只可欺人不可欺鬼。誰知事有湊巧。勞揩那廝也。於是日去掃我父親的墓。我不會看見他。他却看見我。我千錯萬錯。不該將我瓶裏插的一枝茶花。帶去插在父親墓上。誰知那廝瞧出是我的茶花。便氣憤憤的來問我。我便插在父親墓上。誰知那廝瞧出是我的茶花。被勞揩夜間帶去一枝。剩了一枝。我便插在父親墓上。

我深恐他猜出我的蹤跡。那曉得他看見掃墓少年不疑惑便是我卻疑惑是我的情人姐姐你想我當時自然只好暗認了此事了後來他幾次纏着我總被我拿話推託就是那個紅櫻賤婢想要與我同衾歇宿我亦斷斷不肯沾染他呀。穠麗芬道然則此刻太夫人的下落你諒也不通音問了玉約道就是這層我此刻總放心不下所幸我囊橐豐富不至使老人家憂貧但恐他聽見我的死信要急出別的事來我的罪就百身莫贖了我非不想遁歸探望吾母但聞這湖綿亘有幾百里我也不識路徑身邊又無錢幣是以急欲晤一晤此穴的主人乞他送我還至巴黎那裏知道他與我竟永不見面呢爲今之計我們須索急急了當報仇之事無論他查納出現與否我再同你雇隻船送我們還巴黎但此時我同姐姐即使到了對岸亦不知勞揩他們住在何處。穠麗芬道等過去再行打聽但有一層我想同你商議於今此事已經揭曉料想再也不怕勞揩窺出我們蹤跡本可各人還各人本來面目但仍要相機行事似乎改裝一事可行緩議玉約道甚是甚是我假裝女子慣了身容態度也就與之俱。

化。一時驟改或反起。別人疑惑如今別無一人我喚你做姐姐。若是在人面前仍要喚你做郎君的。穠麗芬聽了也不覺笑起來。

## 第十八章

晨光熹微。二人收拾收拾。將昨日所餘的飲食各飽餐了。走出洞時。早聽得那風聲颶颶的吹得怪響。穴外的湖水好似煮沸一般。迥乎不似昨日波平如鏡。的形狀。繫的小船被浪激得直向石上擊撞。玉約携着穠麗芬已看呆了。說我們在裏面談心。到不料得外間風浪這般大。穠麗芬道。等我來將船上的纜索緊一緊。你將食物皮袋子先放下去。把牀上毯子也鋪在船艙裏。便是今日抵不得岸。只要遇見甚麼蘆灘都可暫歇一歇。說着便自己跑下石灘。用力扯緊了船索。玉約便重進洞去。將小手槍插一支在懷內。又將毯子食物袋以及那枝小手槍一齊搬到船上。把各物都安放停妥了。覺得風浪愈大。身子踉蹌踉蹌的重。又跳上岸來說。這船實在蕩搖得利害。姐姐你身體怯弱。可等一天再去罷。穠麗芬道。你說那裏話。水上風浪是常有的事。我們報仇要緊。如何這般。

畏首畏尾往常聽見許多人還冒險在那洋面上做出極大事業。何況這小小噶爾美湖說着也不容玉約再有分辨。携着衣服早跳上船頭。玉約見他如此奮勇也就慷慨激昂解了船索隨着入船。命穠麗芬在艙中坐着。自己便搖動雙槳。一個回浪早把那小船打出湖心。再望那石穴漸漸由顯而微。由微而隱。湖上已無一隻船影。先前還是淡雲明滅。至此那半天黑雲漸漸把全湖罩滿了。三回五轉玉約早不知東西南北的方向。幸虧船小人輕隨着浪花或高或下。或左或右幾個大浪船裏已吃了好些水。玉約的頭臉也就淋得不成模樣。只得攀着那雙槳使勁的望前搖。穠麗芬伏在窗口遇見浪花打入他就用着木杓望外傾潑。只聽玉約喚道。姐姐我們究竟向何處走才是的當日渡湖的所在。穠麗芬答道。我也記不清楚。我當時落水是望下流轉的。我們不管別的。把船逆水行也就不甚舛錯了。玉約道。這般風浪如何能逆水而行。況且我被這天色也弄糊塗了。便連姐姐前日歇足的蘆灘此時已不知去向。穠麗芬道。不要管他。我們拚命向前總會抵着岸。你搖槳吃力。我來帮你。說着解去一

件長衣也奔入後梢。玉約一面搖着一面說道：只却用不着你。你看這船光在湖心裏旋轉。我們不如把蓬扯起來，橫豎我們也認不得路徑。聽他吹到那裏便歇在那裏。再說。穠麗芬道：你說得有理。但是蓬一扯，我們要照應蓬索便沒工夫再用膳。我們先將飲食用飽了。再來乘風破浪。王水印。穠麗芬便進艙去取食口袋。再一望，艙裏因為耽擱了一會，那浪水又進來好些。便將床上毯子扯下來揩抹。這水好容易水乾了。才把飲食取出。送了些給玉約。自己也吃了好些。再聽那湖裏風聲愈大。黑雲愈密。便有些雨點縱橫歷亂的打來。船更欹側不定。穠麗芬心裏也有些懊悔。早知今日風雨這般猛烈。不該來冒這樣危險。略定了一回神。便跑到桅桿之下。將蓬用力扯起。扯了好半天。才把蓬扯滿了。早淋得渾身是水。誰知那種小船不會扯蓬。尚可隨着浪頭顛來播去。一經扯滿了蓬。那風勁越大。直將這一隻船吹得箭也似的向前飛越浪頭。愈高。足足的淹了有半船的水。他兩人便都站在水中。說時遲。那時快。風腳一掃。船小蓬重。便平空倒了下去。玉約只聽穠麗芬喊了一聲不好。自己趕緊

抱着一枝槳。齊齊墮入湖水。船一經翻下。倒不沈沒。便浮在水面。玉約攀着槳。便望船底上扒。扒上來。伏在船底。隨船順溜。走得飛快。不知溜到一個甚麼地方。觸着岸嘴。船便擋住了。是時天已醺黑。風雨稍息。自己便拖着濕衣跳上岸。來那無數的菁林密樹。被風吹得亂吼。樹上的餘雨還濺頭濺臉。望玉約打來。玉約此時望着茫茫大湖。不覺放聲痛哭。自念穠麗芬這般節烈佳人。天竟不能遂其所願。幾次瀕於危難。這番要算他是末次了。他今既死。料想這勞揩住址。我更無從尋覓。況且這處荒涼野岸。也不曉得。還是在巴黎對面。還是仍在巴黎這邊。玉約躊躇了一會。再將雙眼四面瞧看。遙見四圍村舍稀少。只有東北角上。幾叢老樹。樹下便隱隱有幾重屋宇。窗裏射出燈光來。自己也顧不得風雨。提着衣服一口氣望那裏奔去。約莫走了有一小時。見四圍土牆牆裏有兩重樓屋。土牆的門。却不曾關着。一路水跡蜿蜒。印向室內。自己便立在門首。喚了幾聲。不見有人答應。只得悄步進了牆。挨着那水迹行去。到了一所密室。室門緊閉。只聽得內裏有個女人說話。接連便聽見一個男子道。如今看牠。

顏色是轉了些。不是我愛戀着他。總宜不傷他性命爲是。那女子道：我本意饒他一個全尸。他一次水裏不死。兩次水裏又不死。依我主見便該仍然將他推入水去。你偏生要把他救起來。我一日不死。須不能一日同他並生。玉約聽了這幾句話。再合着他們的聲音。不覺又驚又喜。忙從那窓隙一窺。可不是那男子。就是勞揩。那女子就是紅櫻。尤奇的榻上放着一個溺而未蘇的人。手拳目閉。便是日間墮水的穠麗芬。玉約此時聽着紅櫻的言語。不禁怒火中燒。幸虧自己一柄手槍從上船時便插在腰間。急取出。持在手中。喜得毡衣甚厚。藥線並未浸水。正待用猛烈手段。忽聽得紅櫻說不好。適才進來時忘却閉門。不要放進匪人來。說着便開了室門向外走出。玉約急退了兩步。隱在牆角。觀得紅櫻較准。一鎗放去。適中心窩。一個淫惡婦人也就化爲南柯一夢。玉約知道槍聲起處。那勞揩必然驚走出來。遂依然隱在那裏。等勞揩一經走出。好一齊結果了他。玉約此時屏息無聲。以靜待動。誰知等了一會。不曾見勞揩出視心下。大疑。只得按好手槍。更走出來。推進室門。一望。煞是奇怪。那室內空空洞洞。

不獨不見勞揩便是那垂斃的穠麗芬也不知去向了玉約此時吃驚不小說不好我中了奸人之計也定是藏起穠麗芬再來對付我玉約拚着同他惡鬪却不畏懼逕跑上樓梯去尋覓勞揩及上了樓那衾榻縱橫究竟不見他兩人蹤跡急得又跑下來不獨人影毫無即那鷄犬都寂靜得絕無聲響涼雨初駐濕雲四流那殘月一輪也便隱隱綽綽的照入房闌玉約到此反有些驚懼起來定了半晌神却好桌上還堆着些酒食腹中已餓便老老實實的坐下飽餐了一頓自念此處不可久駐恐怕勞揩別有秘計不如出去再向鄰家打探打探看可有知道勞揩蹤跡的即紅櫻死尸我亦當將他掩蓋好了或是竟負他棄入噶爾美湖恐怕明日有人認識出來反多一重疑案主意已定仍然出了室門再向那適才擊死紅櫻所在瞧看便是那尸骸也似逃遁去了只剩得猩血淋漓尙黏染草際玉約駭絕飛步出了土牆審視此屋四週縱有衰敗房屋並無人居惶急萬分正待仍回至勞揩室內暫歇一夜忽面前走過一人向玉約說道主人有請相公至塞雲洞一晤玉約看那人有三四十歲年紀是個偵探

模樣心裏吃了一嚇。想我自從改了女裝並無一人認識我是男子何以此人開口便稱我相公。又不知塞雲洞是個甚麼地方到此也是無奈只得隨着那人口湖口繫着一只大湖船。船頭上還立了幾個人向引他的人打了個暗號。引他的人便扶着玉約上船。扯起風蓬如箭駛去。玉約上船便有個人告訴他說船上如有聞見不可多話。玉約點頭早看見勞揩也在其中只是無聲無臭直挺挺的躺在一張床上對面穠麗芬也躺着。玉約暗暗吃驚。原來室內不見他兩人就是他們弄的狡猾。不多一會船已抵岸。玉約一看甚麼是塞雲洞。原來就是他所住的那個石窟。暗暗好笑。原來塞雲洞便是這石窟的名字。衆人紛紛將勞揩及穠麗芬俱用床抬了進去。玉約也便進了洞門。早有人攔着說仍請相公在原住石洞內暫歇一歇。內裏有衣服一束。請相公換好了去見主人。玉約只得依着進洞一看却有一身男子衣服鞋帽俱全自己不覺好笑。半生曖昧今日忽然的破露含羞帶笑遂急急換了等了許多時辰心中有些焦急。

自念這主人竟是神出鬼沒無怪巴黎的人傾心誠服。但他於我這種委曲週全却也使我心中感激停會相見再慢慢的謝他罷說着早聽見裏面石門輕開便有人一疊連聲說請玉約相公進見。

### 第十九章

玉約整頓了衣服。欵欵的向洞裏行來。只見兩旁站立許多英武壯士。那屋舍中間雖不甚華麗。却是天然朴實軒敞。因洞裏不甚明亮。煤氣燈早點得光耀。玉約走至台階。仔細向上一望。早已驚慌無措。石堂上面端然坐的自然不是別人。就是那巴黎大俠查納。玉約是在他家跳舞過的。見他並未改那華爾福公爵聲容笑貌。只是那查納身邊便坐的是他藏在巴黎僻巷的老母。左首立着勞揩右首立着基培楠。那穠麗芬姑娘早換了女裝。依然輕輕盈盈的立在他父親身旁。玉約此時別的不以爲奇。奇的是他老母如何會與查納並坐在一處。那基培楠在決鬪場中分明是被勞揩擊死。如何重又活轉。此時不獨當時的玉約。幾如墮入五里霧中。即今日讀書諸君也覺得這部雌蝶影小說煞。

是支離詭譎。雖然玉約玉約。你且不要便以爲此種奇事。奇到十分。還有十分。  
 奇事在後頭呢。只個當兒。依玉約意思。自然要上前。先謝查納。始終救護之恩。  
 然後再詢問老母爲何到此。於是匆匆的進了石堂。自己尙未及走近查納身邊。  
 那查納早走過來。握住自己雙手。口裏說。玉約孩兒。你認得你父親麼。玉約  
 聽時驚得呆了一句話回答不出來。還是他老母向他說。玉約玉約。這便是你。  
 十年前被人毒死的生身親父。又回頭望查納。說你還不把面具除去。做甚麼。  
 玉約只才見查納除去面具。露出個高鼻深睛偉然人物。玉約當年雖然幼小。  
 不甚記憶。櫬谷模樣。然而神態宛然。也不禁握手大慟。此時在座的人。均各驚  
 慌失色。玉約還只當自墮入石窟之後。至此皆是夢中。不由望着老母。問母親  
 如何會到此處。是從幾時來的。我在此繫念得好苦。櫬谷放了玉約。說孩兒你  
 且坐下。此中情事。諒你不得而知。好在此時大家均在座中。讓我將我的蹤迹  
 一一告訴你們。你們才知道。雖屬事出罕聞。却亦近於情理。說着掀起那長髯。  
 先望基培楠道。基培楠君。你到我這洞中最早。然而當時亦斷不料。你竟能痊。

好。你痊好之後偶然見我這當是個普救危難的義士却不知道我就是當年互相傾軋的故人累你在洞中沈淪多時這却是我的罪過基培楠此時早匍匐在地十分慚悚即勞揩亦復羞惡萬狀櫟谷急將基培楠扶起說當年老友何必作如此跼蹐之態越令老夫不安接着又望玉約道你父自從遇害之後想你母子亦斷不料還有今日累我兒辛苦了整整十年孤詣苦心令人感泣便是穠麗芬姑娘入險出艱亦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女子却好與玉約是天生一對佳偶櫟谷說到此衆人都向穠麗芬瞧看羞得穠麗芬俯首不語櫟谷又道然而我若不將當日不死的緣故說出諒你們亦斷難猜測說着便向兩旁壯士之中喚了一聲伯達只見當時上來一個偵探侍立在側短小精悍櫟谷指着他向衆人道此人要算是我的功臣自從我知道基培楠君有害我之心我生性好奇便不肯避此禍難却好當日持綠氣藥的便是這個伯達我知伯達義俠便囑其換用輕鈉三分給我服下暗暗將前藥拋棄此輕鈉服後能真死三日伯達俟汝母子葬我之後次夜便將我掘出我久知道噶爾美湖山

岸有座寒雲洞。便日同伯達居此。開鑿居然能開至巴黎城中。我便易貌換形。假裝華爾福公爵窺探通國舉動。意欲做個慷慨人豪拔刀救世。非不可早告你們母子。又恐怕形迹易露。且不能磨練你這少年。後來你母子搬至海濱。又聽得你改裝學戲。其時尙猜不到你別有用意。至決鬪之後。我始恍然。基培楠君不爲鎗擊。亦是他命不該絕。我當時亦在人叢之中。知基培楠君實是氣厥而斃。並非真死。穠麗芬姑娘葬親之後。我便命人將他背來。用藥救轉。他只知道。救他的義俠。查納我。其時聲勢漸大。陸續來就我的人實不少。我雖救了基培楠君。我却不能讓他再行出去。恐怕驚世駭俗。由時我那公爵的家居。便是個別墅。閒日招人跳舞。藉察通國民情。所以你們一舉一動。我無不盡知。我且問玉約。你由訥雪夫家逃出之後。如何便會走到穠麗芬姑娘處。你當時可有甚麼聞見。玉約道。我那夜自出了訥雪夫之門。迷惘天黑道僻。煞是驚怕。猛見前面有個人影。手裏握着一柄小紅綵燈。我便追着他前行。至穠麗芬姑娘家門前。忽然不見。我會見穠麗芬姑娘。告訴他此事。他還說是上帝。

暗暗呵護我的呢。後來聽見門首聲響，開門出視，見一女尸二人相與失驚，恐怕株連，因此我勸禳麗芬姑娘不可再居此處，便將他引到我母親處暫避。其時只知道他是個男子，便是母親亦未必猜得出他是女郎呢。楊谷道：可又來了。你路上所遇的紅燈便是你父親引你的了。還有一事，你還不知道呢。勞揩君令妹紅櫻甚為奸險，為財害兄，為色又思量害你。我本有心感化他，有一夜中我想借一柄利刃啟發他的良心。誰知他竟不能從。我不得已遂將我後園裏一個地穴用浮土掩着，本想將你們三人一網打入，誰知只救了我的玉約孩兒。但玉約你既墮入此穴之後，你可知汝母哀痛非常？我遂連夜命人將汝上接至洞中。汝母幾次要想見你，我怕你們曉得其中機密，那報仇之心便不堅固，不能見你們的孝心，所以更使你們歷試諸難。我却已派有多人暗中照應，不料那紅櫻妮子竟居然死在你手中，這也算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你響紅櫻之時，別人早將勞揩君及禳麗芬姑娘載入船中，你入勞揩室中之時，別人早將紅櫻尸首棄之湖心。你們做了個傀儡上場，却不知道你老父在暗中。

牽掣。今日我標谷不死所以基培楠君得生勞揩君當日雖係同謀，仁厚你心念念想娶我的孩兒我孩兒却不能侍你巾櫛伯達有夫當爲你作媒如今前後事迹算已查明我也要令我孩兒玉約與穠娘成就這一番美滿姻緣了標谷說到此處衆人有點首的有長嘆的有拍手稱快的正在熱鬧猛然聽得塞雲洞外連天震了幾個大砲那鎗子如雨點一船將石洞裏的碎石擊得駁駁落落笳鼓之聲驚心盪魄那洞口早排了許多戰艦戰艦上軍士口口聲聲喊捉謀爲不軌的奸民標谷起身狂吼早吹動號叫洞後也便出來許多軍隊鎗刀森列此時基培楠勞揩玉約穠麗芬以及伯達左右的人各各磨拳擦掌奮袂掀齊齊奔出洞來此後事情却非雌蝶影中所有的文章茲亦不復再贅。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1 4502B

民國十年四月再版

雌蝶影全一冊

定價大洋肆角

著作者 江都李涵秋

發行者

國學書

上海白克路三八八號  
電話西一二八

不許  
翻印

寄售處

上海新由之時別  
在暗中